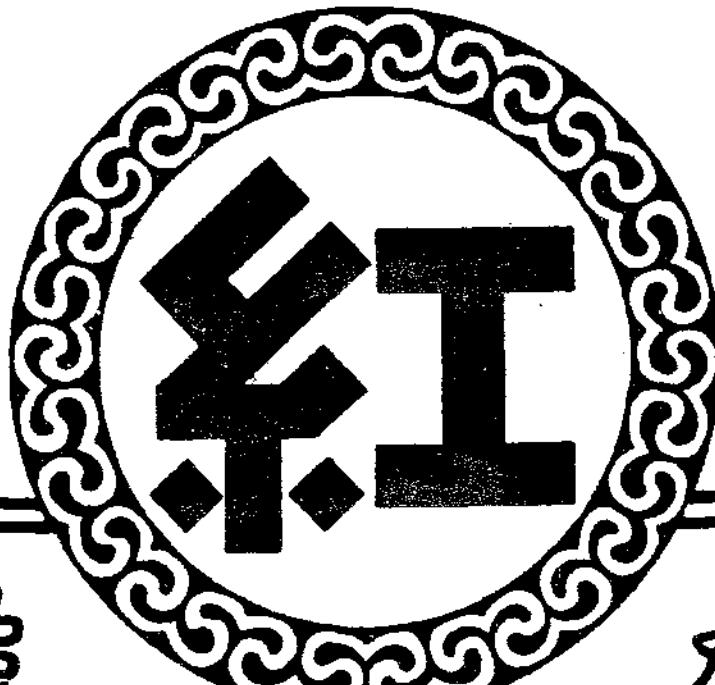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期二廿卷二

言志

雜誌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人物  
暖大前門牌香烟

美英華莊有限公司總經理



目

次

# 第七十二期目次

民國十三年一月四日發行  
陰歷癸亥十一月廿八日發行

## 短篇小說

面具

新酒令

何海鳴

程瞻廬

程瞻廬

小說體的文壇趣話

嚴獨鶴

梅龕小叢話

鄭逸梅

尖頭的命運

程瞻廬

迴文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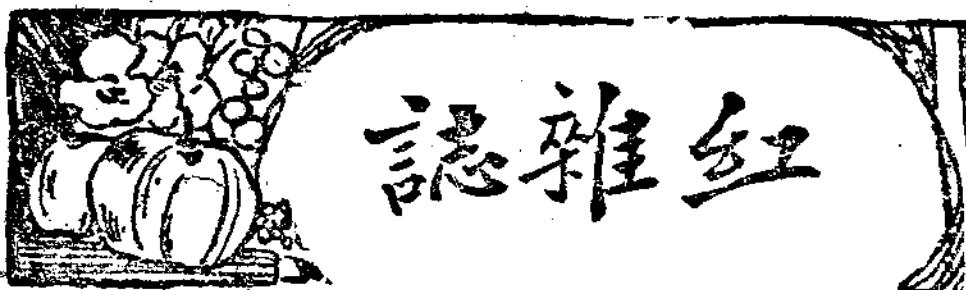
高天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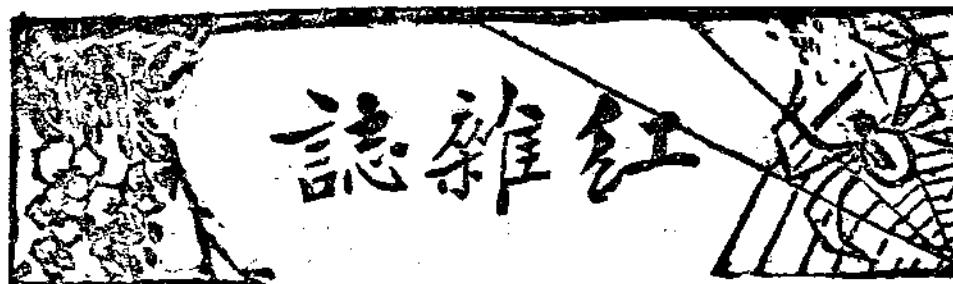
新奶奶經

繆賊菌

金華慘獄

許乙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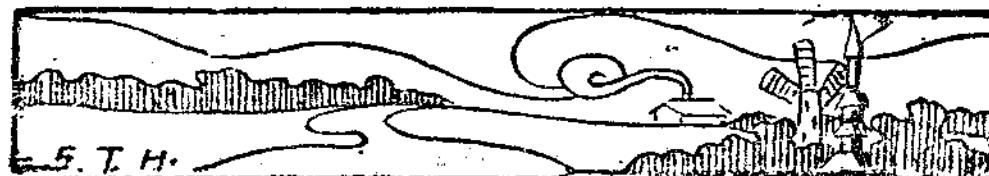




# 紅雜誌

目 次

頭頭是道	程曉廬
改良吳歌	朱楓隱
嫁後第三日	高天棲
嫁後之稱呼	俞天憤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五張)	不肖生
第二十六回 古廟荒山唐采九受困 桃僵李代朱光明適人	
新歌浦潮	海上說夢人
第七十二回 急性人偏逢慢性事 貪財女難覓攏財郎	



S.T.H.

## 編輯

前一期刊了何海鳴先生一篇『家聲』。接連着讀者許多來函說是一篇血淚之作。先生文字警闢。固爲有目共賞。本期登的一篇『面具』。又是先生近來急時之作。篇中描寫匪徒對待肉票之慘無人道。令人髮指。又用一迷信偵探學的冒牌偵探穿插其間。尤覺全篇生動。

## 瑣話

瞻廬的『尖頭的命運』也是一篇影刺時事的作品。不過讀者看了上半篇。簡直不明他的用意所在。及至結穴金針一點。便覺通體靈活。有游龍掉尾之妙。

本期爲頁數所限。『嫁後』祇刊了天棲天憤二君所作的兩篇。一篇是含着偵探性質的。一篇是帶有滑稽意味的。以後還有許多哀情奇情別裁的作品。逐期刊登出來。諸位等着瞧吧。

本雜誌下期有瞻廬所作極有雋味的小小說數種刊出。諸君讀過一遍。一定笑不可仰。又有許指嚴先生遺著一篇。名『睡絨遺痛』。亦在二三期內登出。先此預告。

(羣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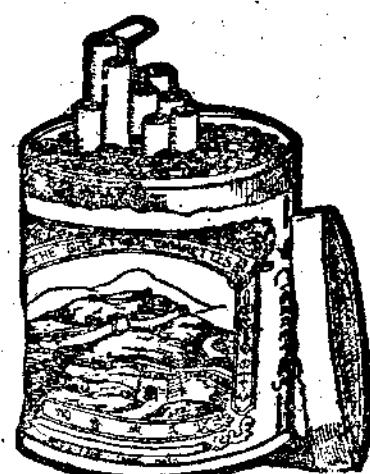
高國等

大長城

大長城

香煙

價廉物美



舉國歡迎

中華南洋弟兄烟艸公司



這是大長城牌  
香煙你嘗試他的味兒怎樣  
真好比一切的香  
烟都要好

原來他們吸的也是大長城香  
煙絕頂都在那裡讚不

# 請觀在山東有小兒得嬰孩自己藥片之奇功

山東任用縣知事敖宗藩君來書云予之孫乳名百祿年方四歲於民國十一年冬月偶患食火瘋症

其形狀目上睂手下垂口不能言大聲叫數句纔喚醒過來未幾何時舊

恙復發小孩最怕吃藥強迫灌之愈惹起驚風之象卽購服嬰孩自己藥

片其性甜而易服每隔兩句鐘服三四片不過服到十八片卽行全愈真

嬰兒神藥也特為聲敘藉以鳴謝並願傳聞天下以救舉世之嬰兒云爾

嬰孩自己藥片為父母者一經試用之後決不遺忘定必購備一瓶於家中以防不時之需因對於嬰兒及小孩尋常各症舍此別無他藥可能與之比擬得有如此靈效神速也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卽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抱孫之慶



公子玉



具

海·何·

黃鎮守使的大少爺。從英國留學畢業回來了。他是黃鎮守使的獨種兒子。父親雖是當營混子出身。但做到鎮守使官兒已不算小錢。尤其弄得多。對於這位獨種大少爺。自然不能再叫他繼承父業。仍當營混子去。便不好不花錢培植他去讀書咧。談到少爺班子。讀書總得比旁的窮孩子們舒服些。暢快些。才行。不然。不會賭氣不讀嗎。等到大少爺一賭氣。那當教書匠的是非常提心吊胆。誠恐大少爺不再讀了。便也再用不着教書匠咧。自然要挖空心思。設一個兩全的法子。一方面使大少爺讀書。一方面還要使他讀得舒服暢快。才能夠。把大少爺留住。在學房裏。兼使東家知道了。歡喜於飯碗上。可以多牢靠幾天。不過。讀書本是一件苦事。求其勉強。可以哄小孩子看了。不頭疼的。除非是那些有圖畫的小說書。這位教書匠窮極智生。專摹這些舊小說書來。伺候少爺。教少爺捧在手上。也儼然是一種書本。可以謄蔽老東家的耳目。總算這位大少爺還有出息。不是那種完全怕瞧字的人。（這個瞧字的名詞。大有典故。諸

藏書館

面 真

二

位閱者有不懂的請到北京城海子裏一打聽便見分曉。見了這些小說書上有人物圖畫好看便要請先生講出畫中的故事及先生講得熱鬧非常煞是好聽他也就慢慢逐字逐句的去看小說書上的文字了從此中了一點小說迷由舊小說看到新小說越看越有興味等到年齡稍大萬不能不脫離私塾去到學堂撈文憑時對於他小說上的學業已經由普通而入專門據那性情最喜歡的便專尋偵探一類的小說書看後來胡亂在學堂裏畢了業別的科學一無所得偵探小說卻看得非常之多裝滿了一肚子的外國偵探案便向父親吵着要一筆很多的錢親往英國去學偵探學竟打算將來也做一個小說上的偵探人物那知到了英倫以後遍訪福爾摩斯竟沒有這個人師傅既拜不着只好在一處滑頭偵探研究所內報名入學隨意學了一年多又畢了業得了一張小證書便歡天喜地的轉回中國來。

這一下總算有志者事竟成咧剛一回到鎮守使衙門見了他父親還未說上幾句話護兵們已把行李送到足有外國大牛皮箱十來口之多他急於要賣弄本事趕忙把皮箱一口口打開了來取出從英國帶回來的偵探用具一一遞與父親看又逐件講解一番統計分為五大部份一化粧部是專為私訪強盜改變面貌用的備有面具若干套什麼老的少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窮的富的無不備具接着面孔的身分又

附帶上許多衣飾。真個是扮龍像龍。扮狗像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二指紋部。是專爲攝取犯人十個手指指紋以供辨認的。附有照相器具多種。也分出多少號來。三武器部。是威嚇犯人而又作爲防身之用的。計有各式手槍和電刀數十把。都是各國著名機器廠所造。四刑具部。是預備着拘鎖犯人的。也全是各國最新式樣。又精緻。又光亮。又小巧。又堅牢。與中國巡捕廳舊式笨拙的鎗鎗。大不相同。五書籍部。關於以上各部學理上的著作。以及西文原本偵探小說等。也佔滿了一箱子。統共算起來。這些用具。又精新。又完備。沒有幾萬金磅辦不齊全。其中尤以面具一項。形容盡致。最爲名貴。連帶上各種衣飾。比一份中國舊劇戲箱還值錢。可見一個人要做外國式的偵探。大家極不容易。沒有許多的錢。置辦行頭。那裏能夠裝出這副道地的幌子。幸虧他是小軍閥家裏的大少爺。有父親供他的錢。才勉強照樣應有盡有的置辦了些。臨末了。又取過那張證書和一張名片。與父親觀看。那證書上的英文字。他父母雖不認識。那名片上印着偵探博士黃摩登三字。卻非常炫人眼目。把他父親和一般旁邊的幕僚部屬都看得眼花撩亂。嘖嘖稱奇。那般幕僚部屬等趁着主帥高興。便結賓的恭維了一頓。贊嘆了一場。都說大少爺真是中國破天荒第一個偵探。大家慢說別的就是這份領探用具。千奇百怪。不獨是一般人有生以來第一回看見。恐怕往後想找第

這份看也不見得有看起來真是中國有幸黃門中有德行才出了大少爺這樣空前的大人物往後憑着這門學問和這些奇物轟轟烈烈做一回大事業將中國一般強人匪徒收拾得乾乾淨淨與民造福爲國立功替黃家爭光彩不知道有多麼榮耀咧。

黃摩登被一般人恭維得多了也是歡喜不盡暗想不如索性讓他們驚訝一下顯一顯我真正的本事便取過一口皮箱向大家拱拱手道我進去換一件衣服十分鐘後就可出來請諸位在此稍待些時便踱到另一房間裏去那般人見大少爺不讓他們散樂得逗留在這裏和主帥談些閒話獻些殷勤不料談論了一陣後忽然隔壁走進一個外國軍官來紅而且白的面孔威廉式的鬚鬚金光燦爛的軍衣架子十足旁若無人嚇得一般人全立起來只渾身索索的抖心裏頭又暗暗猜疑這外國軍官是怎樣進來的怎麼守衛軍士和門房都不進來通報一聲害得我們都未曾恭恭敬敬來得及擺隊迎接真荒唐真太失禮了咧最可笑的尤其是那位黃鎮守使連忙騰出一張摺着虎皮自己常坐的椅子讓那外國軍官坐口中只再三的唧噥道真對不住真特慢了你老人家請坐吧呀……泡茶呀擎洋點心不想那外國軍官依舊站在那裏動也不動忽然嘆噓笑了一聲道爸爸你認錯了人了我是你兒子摩登呀大衆聞言更是一驚不

由都目瞪口呆將信將疑誰也不知所措那外國軍官不慌不忙用手在臉上揭下一張面具來登時還其本來面目果然仍是黃大少爺

這般人驚喜之

下都好似魔術

場中的看客一

般顧不得許多

體統祇一個個

把手掌拍得震

天價響又互相

稱嘆道真是神

真正是調皮得很其實他老人家嘴裏只管罵心裏卻仍是異常歡喜以爲中國現時最得勢的莫過於外



乎。其。神。叫。我。們。  
一。般。肉。眼。誰。都。  
看。不。出。來。那。黃。  
鎮。守。使。卻。拉。着。  
摩。登。的。手。笑。道。  
嚇。了。我。一。身。冷。  
汗。難。道。你。學。會。  
了。一。些。偵。探。本。  
事。是。專。來。與。老。  
子。開。頑。笑。的。嗎。

國人兒子竟扮得成與外國人一模一樣豈不與外國人有同等的勢力了嗎黃摩登趕忙向他父親謝過罪又拱手向衆人道見笑得很衆人才一鬨而散但這種驚奇的觀念已深印入這般人腦筋中了

且說黃鎮守使當時又與他兒子切實討論一番并問他此次學成回國打算怎麼樣圖前程摩登道我既然裝滿了一肚皮偵探學識又有這一大套旁人沒有的偵探頭自要去做中國天字第一號的大偵探黃鎮守使一想兒子既要做大偵探原不必去求旁人就是自己軍營裏本也有偵探長一缺又加之本署近來所轄的地帶正當青紗障起到處閭匪甚是不安靖上頭接二連三的來公事要我肅清匪亂也正是要用偵探人才的時候何不就把自己有學問的兒子提升做偵探長另撥一筆經費用最新式外國的法子組織一個新偵探隊專門緝捕盜匪不獨兒子可以得着官做還可以真正替自己辦些事將來事體辦得好兒子立了功出了名不算連自己也可以得着很好的考成豈不是父子同時都得高陞也不枉我花本錢叫兒子到外國留學一場呀計議既定便果然辦好一件委札派黃摩登做本署偵探處處長

黃摩登受命以後向他父親要了一筆錢登時成立了一個偵探辦事處挑選了許多年輕的軍官做處員每天由自己督率着訓練偵探技能定了好些門功課最要緊的還是化粧一門把他從英國帶回來的那

些面具常常親自動手一一替那些處員妝扮起來。不上幾天，弄得滿衙門裏常有些假充的外國人神出鬼沒，時而是老的，時而是少的，時而是男的，時而是女的，時而是胖的，時而是瘦的，時而是富的，時而是窮的，無不惝恍迷離，叫人捉摸不定。甚至於偶然來了一個真的外國人，大眾也疑他是偵探處處員所喬裝，走向前去撕他的面皮，把那外國人弄得莫明其妙。

這樣化粧演習，足足鬧了一個多月。只同喬妝賽會的一般，大家很高興的鬧着，耍子驚動了城廂內外許多閒人都以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鎮日價如潮水般擁到偵探處門口，像平日搶着看神廟賽會和魔術場看外國把戲的一樣，看得甚是鬧熱。祇是多少天未曾出一件盜匪案子，叫這般人雖然學會了化粧，卻無從施展偵探手段。黃摩登心裏頭尤其是癢癢地好不難受。直到了第二月初頭，好不容易他所盼望的盜匪案子果然有了。離城四十里的地方，有一個村子名叫大溝村，村中梁姓富戶，被芒碭山匪徒架去十四歲幼孩一名，是梁家的獨子。在梁家本想與匪徒自行議贖，不願報官的。怎奈黃摩登成立偵探處以來，急於要找案子辦，曾派人四出打聽，有沒有奇案發生。大溝村距城很近，就被一名小偵探探得此事，歸報黃摩登，聽說有辦案的機會，就連夜帶了十幾名處員奔到梁家來說，是拘捕匪徒救回肉票是自己的。

責任不許梁家與匪議贖。在他手上可以有好結果。梁家拗不過這位大少爺。只索由他去辦。并還得好。生生把那般人款待在莊子裏。但想起愛子被擄時。時有生命的危險。被這般人這樣一來。彰明較著的。與匪徒作對。若是把事體弄僵了。撕起票來。豈不可怕。便又另外派人暗與匪徒通個消息。說請動官府。決不是自己的本意。要求他們原諒。甚至於還把黃摩登一般人的舉動洩漏了不少過去。

黃摩登到了梁家以後。自有附近一帶駐紮的官兵。紛紛前來聽候調遣。并有幾位他父親手下的重要軍官。主張即刻派兵到芒碭山去痛勦。黃摩登笑了笑道。外國人拿賊。都是由偵探用巧妙的手段去辦的。用不着大隊人馬去打仗。請諸位各回原防罷。我自有法子救出梁家小孩。并擒着那賊頭。這般軍官聽說。用他們不着樂得省事。便也不再說什麼。只留下些人在這裏保護少爺。罷了。摩登隨後把梁家主人叫到面前。問一問經過的情形。據答。小孩是在莊子外散步。被兩個騎馬的匪徒一把抱了去的。隨後便來了一封信。要十萬塊錢。取贖寫信的人便是芒碭山匪首杜二敦。摩登道。你們可有人看見那兩個匪徒麼。是不用黑紗蒙着臉。并擎着兩支古式的轉輪手槍。想必他們是決不會有面具的。主人道。小子被劫的時候。天色黃昏了。並沒有人看得清楚。咧摩登道。那末引我們到莊外被劫的地方查勘一下罷。那知一般人到

了。莊。外。竟。沒。有。人。能。指。定。出。那。一。塊。地。方。是。被。劫。的。所。在。摩。登。低。着。頭。彎。着。腰。在。地。面。上。亂。找。了。一。會。所。施。的手。續。所。出。的。態。度。倒。也。像。一。個。外。國。偵。探。家。咧。祇。是。尋。了。半。天。什。麼。手。印。呀。腳。印。呀。遺。下。來。的。物。件。呀。竟。一。樣。也。不。會。有。摩。登。吐。了。吐。舌。頭。道。想。不。到。中。國。竟。有。這。般。厲。害。的。匪。徒。能。把。犯。罪。的。痕。迹。消。滅。得。恁。般。乾。淨。咧。

但。黃。摩。登。立。功。求。名。的。心。很。重。決。不。肯。就。是。這。樣。畏。難。而。退。回。得。莊。來。暗。想。外。國。做。大。偵。探。的。總。得。能。冒。險。才。行。如。今。既。知。道。匪。徒。在。芒。礮。山。我。何。不。單。身。化。粧。去。偵。探。一。遭。如。遇。着。機。會。巧。也。可。以。悄。悄。掩。入。賊。的。山。寨。擎。手。槍。向。賊。頭。的。胸。部。一。指。叫。他。舉。起。手。腿。的。一。聲。把。新。手。鎔。替。他。鎖。上。并。逼。他。交。出。肉。票。隨。我。回。來。也。是。外。國。偵。探。常。有。的。事。我。箱。子。裏。既。有。許。多。面。具。作。法。寶。大。可。以。試。驗。試。驗。咧。主。意。既。定。便。對。部。下。說。明。即。刻。就。要。化。粧。到。芒。礮。山。去。部。下。人。等。卻。都。趕。忙。攔。阻。道。去。不。得。您。那。些。面。具。都。是。外。國。人。面。孔。如。今。匪。徒。綁。外。國。票。正。綁。得。厲。害。你。此。去。准。會。被。匪。徒。綁。了。去。將。來。老。帥。問。罪。下。來。我。們。可。擔。代。不。起。摩。登。笑。道。怕。什。麼。我。除。了。面。具。以。外。還。有。手。槍。手。鎔。一。些。武。器。可。以。對。付。他。們。咧。但。那。般。人。仍。不。放。心。道。你。若。真。要。去。不。如。裝。扮。成。中。國。窮。人。或。者。不。會。被。匪。徒。看。出。來。那。外。國。面。孔。總。是。危。險。的。頂。好。是。我。們。多。派。幾。個。人。一。同。扮。着。窮。

人樣子與你同去暗中保護着你罷。摩登仍倔強着道不行訪盡全世界的偵探學術決沒有中國式窮人的面具那能夠扮中國窮人失卻大偵探的身分我是決計扮一個外國傳教師請你們不要攔阻罷若真不放心派幾個人遠遠跟着我也行衆人無可奈何便只索答應下一面并派人回城去告知鎮守使等到鎮守使寫信來阻止時摩登已化粧停當走得遠了。

摩登既扮成一個外國傳教師頭帶圓箍帽身穿圓裙式的長袍渾身全是黑色胸前掛一個十字牌臉上裝着一排連鬚鬍子一步一步走向芒碭山去沿途也沒有什麼馬蹄足印可供徵兆及走到離芒碭山二十幾里附近經過一個小山坡陡的一叢極大的樹林現在眼前那後面保護少爺的幾個小偵探正想搶上前去叫摩登留心時不想樹林子裏早發了一聲唿哨跳出幾個擊盒子砲的匪徒來再去看摩登卻早已一交跌倒在地被幾個匪徒順手按住從他口袋裏掏出兩支手槍一齊將槍管對着後面的護從大吆一聲道不怕死的就來你們若敢亂放一槍先打死這外國人嚇得那一般人趕忙向後轉開步跑什麼都不顧了然後又由摩登上另搜出一副洋式手鎗來反轉替摩登鎗上想不到這手鎗竟是摩登自己預備的呢。

原來這羣匪徒乃是芒礪山放下來的步哨。這幾日早就聽見說鎮守使署派有外國偵探來與他們爲難。便埋伏在這樹林邊恭候大駕。小道上安放了幾根絆馬索。所以摩登一不小心就跌倒下去。等到人已跌倒。身上藏着的手槍急切中掏不出來。便登時換了一個運命。不是人而是一張票子咧。但他的化粧術究竟很高明。那般土匪從來沒見過什麼叫面具。竟絕對的相信他是一個外國人都以爲這回綁着外國票了。真是一件在土匪隊中大可以誇耀的事。預料這回買賣必很有可觀。咧便歡天喜地的唱着匪軍歌把他押上山寨去那歌道。

上等之人要他的錢。中等之人莫管閒。下等之人快來破你我大家同過年。

黃摩登被這悠揚的歌聲安慰了一番。安慰驚魂稍定。他倒又三句不離本行。發出含有偵探性質的問題道。衆位好漢大哥。你把我當做什麼人。要將我押到什麼地方去。那個爲首的土匪和顏悅色的答道。我知道。你老人家是一個有身分的外國人。我們請到了大駕。您就是我們的福星。將來我們升官發財。受招安做師旅長都靠您一個人。您請放心。我們是不敢爲難您的。也自有中國官出來替您設法。并替我門大家大的設一個法。隨後又有幾個匪徒很無秩序的搶着問他道。你老人家會說中國話。想必在中國多年了。

好得很。我倒有一件事要向您打聽咧。聽說黃鎮守使有位少爺練就了一身外國偵探本事，要與我們爲難。我們本來想引他上鉤的，不料請了你老人家來，您可是和他一路的麼？他爲什麼沒來咧？忽又有一個匪徒哼了一聲道：便宜了那小子！若是抓着他，我一定先重重的打他一頓，摩登一聽，暗想好漢不吃眼前虧，我还是假充外國人罷。想不到這副面具還能得着土匪的歡迎咧！偵探案上雖說失敗了，這面具卻絲毫沒失敗。當初學化粧的學費和購買面具的本錢，真不算白花咧。

這樣說說笑笑，和旅行的一般，不覺到了山寨。寨主杜二敦聽說綁着了外國票，也是喜出望外，趕忙把他請到自己屋子裏讓他上坐，便中仔細端詳了他一陣，也沒看出他帶的是面具，只一味與他講好話道：我們做土匪都是不得已，務必請您寫封信給黃鎮守使，送我們十萬塊錢，兩尊大砲，八支機關槍，五百步槍，派我編一個獨立旅，做旅長，并要您從中擔保，不許欺騙我們，危害我們。摩登聽了這些苛刻的條件，本不願意，但念在杜二敦如此客氣，全爲的是他那副外國面子，卻又不好不假充外國人到底，當即回答道：這些事我外國人怎好作主？況且這條件也未免过大咧！心中又暗暗想道：我父親手下還只有十二支機關槍，六尊砲，那能分這許多？與你不料杜二敦答道：因爲您是外國人，對中國官說話很靈，才請您幫忙。

說話。至於條件大不大。左不過是中國官擎出來。并叨光不了您什麼呀。鑾登一聽。此話果然有理。若果他。是。真。的。外。國。人。自。然。聽。了。滿。不。打。緊。但。他。實。在。是。黃。大。少。爺。就。弄。得。啞。口。無。言。了。喲。當。時。只。好。一一。答。應。下。來。代。他。們。寫。條。件。到。鎮。守。使。署。去。

寫完條件後。一般土匪都拍掌歡呼。弄了些極粗糲的酒飯來請他吃。卻說是此間頂好的大菜。又領他到一個破廟內去住宿。也說是六國飯店還沒有這樣精緻的房間咧。睡了一宵。第二天。怕他在山上悶得慌。不是款待外賓之道。便又派幾個匪徒陪他到各處遊玩在他。也總算是觀光匪國。開了不少的眼界啊。最後走到一處。是匪徒拘禁肉票的地方。也叫做票房裏面。總共關鎖着一百多人。全是道地的中國面孔。他們所受的待遇可就大不相同了。有幾個人反轉着手和腳憑空吊在屋樑上有幾個。有一半身子埋在土。性命又有幾個赤條條地綁着睡在地上。每一個腦袋繫在每一人的胯下。擺成一個大圈。匪徒指點着笑道。他們都不會餓死。各人替換着喫屎尿。很有得受用咧。又最後看到一個人眼睛鼻子耳朵全行割掉。仗着匪中刀瘡藥靈驗。卻還活在那裏受罪。真個是鬼哭神號。悽慘萬象。問起來。這都是些平日與土匪作

面 具

一四

過對開過仗的人被匪徒擒了來就這樣非刑報復有一個土匪并笑向摩登說道我們若是擒着黃摩登也請他嘗嘗

這裏面的好

處摩登毛骨

悚然不覺摸

了那戴在臉

上的面具一

下惟恐怕戴

得不牢登時

就要打入地

獄幸而還好

全仗這副面具保全下來這面具的功效委實是不小啊



風行圖

這面具竟不是急切中旁人隨便撕得下來的而且還又萬萬看不出便不覺謝天謝地謝那造面具的一條小性命。我

的外國人我

謝天謝地又

謝那造面具

又

不覺

還又萬萬看

不見

便不覺

這面具

後來黃鎮守使念子情殷與土匪代表連開過幾次談判在土匪始終以爲摩登是外國人所開條件絕對不能讓步在黃鎮守使方面卻又因爲綁去的究非外國人對於編正式軍隊和送槍砲那些條件沒有法子能使上峯認可然而又不敢承認是黃摩登只索再三與土匪講好話說是招安那件事遲了一步已經截止了情願多多乾折些錢罷好容易從一百萬減到六十萬才救出這個假充的外國人黃鎮守使平生所刮的民膏民脂就平空爲一副外國面具犧牲了一半這個外國面具的價值也就很不菲了。

黃摩登上山以後黃鎮守使想起失掉了的那許多錢非常心痛一時有氣沒處出便遷怒到那外國面具上頭以爲沒有這撈什子摩登不會冒這個險土匪也不會敲這麼一個大竹槓氣極了就把所有的面具放一把火全行燒掉摩登搶救不及事後想買些中國的面具來應用搜羅了許久所得的全是一些紙糊的張飛臉加官臉一類絕對不適用不由嘆一口氣道如今人人都提倡國貨怎麼還沒有中國自造的中國式面具咧。

# 新酒令

程瞻廬

限作七字之句。上四

字爲口字偏傍之狀

聲。下三字爲古人

名。意須貫串。且須加

以簡單之說明。俟公

認後。乃得通過。

吆吆喝喝黃初平。

吆吆喝喝者黃初平叱石之聲也。

嘻嘻哈哈淳于髡。

嘻嘻哈哈者淳于髡仰天大笑之聲也。

嘵嘵叨叨合左師。

合左師聒而與之語。（見左傳）嘵嘵叨叨者絮聒聲也。

嗁嗁咽咽杞梁妻。

嗁嗁咽咽者杞梁妻哭夫之聲也。

唧唧嚦嚦唐明皇。

唧唧嚦嚦者私語時。唧唧嚦嚦者私語之聲也。

咷咷咯咯謝安石。

咷咷咯咯者謝安石之屐齒聲也。

嘩嘩嘩嘩陳仲子。

嘩嘩嘩嘩者陳仲子出而哇吐之聲也。

嘔嘔嘔嘔劉伯倫。

嘔嘔嘔嘔者劉伯倫狂飲之聲也。

嚙嚙嚙嚙蘇季子。

嚙嚙嚙嚙者蘇季子讀書之聲也。

嚙嚙嚙嚙申包胥。

嚙嚙嚙嚙者申包胥九頓首之聲也。



## 小說曲腔的文壇趣話

嚴獨鶴

豫豐泰禹鐘立合同 北車站濟羣看校樣

我這一回書好像是章回體小說中的回目。閱者諸君看了這個回目，一定要起疑問。第一個疑問是豫豐泰喝酒何以要立合同。第二個疑問是車站上何以能看校樣。看校樣又何以要到車站上去。然而天地間竟有如此妙事。請諸君稍安毋躁。聽我道來。

却說這天晚上沈禹鐘正在編輯室中搜字。登時心花怒放。渾身三萬六千個毛孔。索枯腸做小說。忽然有人在他肩頭上一拍。說道：我們吃酒去罷。禹鐘聽了吃酒兩的愉快。急忙迴頭一看。見那說話的人是

小說體的文壇趣話

他的酒友陶嘯秋便跳起來道好好好快去快去當下又拉了他的同事趙茗狂和徐恥痕兩人跑出門來連電車都來不及等四個人竟和賽跑一般殺奔四馬路豫豐泰而去到得豫豐泰大家像牛飲一般也不知吃了多少壺酒大概從下午五點鐘起直到夜間十二點鐘還沒有散吃酒之多可想而知了內中還是茗狂和恥痕有些主見說道夜深了我們喝得也彀了就此散了罷嘯秋倒也點頭贊成禹鐘却大嚷道不行不行非再喝一壺不可嘯秋這時看禹鐘的面上已紅得像豬肺一

般說話也上氣不接下氣忙勸他說看你這個樣子萬萬再不能喝了禹鐘聽他這樣說以爲是有意激他忙搶過筆硯來拿了一張請客票在背後立了一張生死合同又逼着嘯秋也照樣寫了一張將合同交與茗狂恥痕兩人教他們做證人說是合同立過之後至少須各吃一壺纔死而無怨後來還是茗狂怕他發生危險再三苦苦相勸又硬將他拖出酒店送上黃包車押回寓所纔算了結一重公案如今我再把禹鐘所寫生死合同的原文錄在下面『立拚命賭酒生死合同今據沈禹鐘

願與陶嘯秋賭飲各盡花雕一壺萬一醉  
死各不償命恐後無憑立此爲據 中華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八日沈禹鐘立 證  
人趙茗狂徐恥痕

以上第一段寫完了。再來第二段。

却說施濟羣那天在書局中辦事。桌上堆着一大疊的校樣。排字先生立等着他校好了要付印。濟羣便也目不停觀。手不停地披。正在烏亂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珊瑚先生。說道：今天徐輔洲死人出風頭。我們何不到車站上看看大出喪去。（珊瑚執業於車站。所以可擔任特別招待。）濟羣一

小說體的文壇趣話

想大出喪是狠好看的。但這許多校樣。又安能不核便道。你們先去。我緩些時再來。珊瑚道。你這人向來出名遲緩。但別人可以等你。徐國樑是不會等你的呀。再緩一刻就看不着了。濟羣被他逼得沒有法子。忽然又想出一條兩全其美的妙計來。便將許多校樣拿在手裏。又向我借了一支鉛筆。說我就將這些校樣帶到車站上去。在大出喪未到之前。豈不就可以利用時間。先行校對。大家都說此法甚好。後來到了車站上。果然隔了足有兩個鐘頭纔看

急匆匆將帶去的清樣逐校好。不過在他看校樣的當兒，却上了好幾次的當。祇要旁邊有人喊一聲來了，他便直跳起來。車站上還有幾個和他認識的朋友都笑

道：「你辦公辦到我們車站上來了，真是勤勞之至。」濟羣也笑道：「我從前曾在碼頭上做小說。如今又在車站上看校樣，這纔是水陸並進哩。」

## 梅龕小叢話

鄭逸梅

曩有朝珠抹胸詩鐘云：明載天顏珠一串，暗藏春色玉雙峯。工穩不移，以麝香和飯飼犬，則犬不長大，常可依偎入抱。

俗謂人貧無長物，曰喫在肚裏，著在身上。然若改為喫在身上，著在肚裏，則更進一層。

妓有名馬掌，奇矣。或贈以聯云：馬上琵琶千古恨，掌中歌舞一身輕。

# 尖頭的命運

程瞻廬



土匠毛上生。

面前放着一

盆水。手握着

一柄黃澄澄

的銅刀。替那

五個頭顱做

生活。他費着

大半天的工。

夫耐着性兒。把五個頭顱上的毛髮一個個修理起

來。修得尖尖的。應了一句『削尖了頭皮』的俗語。

這個毛上生端的做甚麼工匠呀。著者暫守祕密。下文自見分曉。閱者諸君不要認做他是一個理髮匠。

尖頭的命運

啊。要知道。理髮匠的手裏不是捏着一個鍍鎳的軋剪。定是執着一把鋼口的剃刀。斷無握着一柄銅刀。的道理。況且世人雖把『削尖了頭皮』的一句話。

形容。那慣會鑽謀的人也不過說說罷了。不見得慣會鑽謀的人真個走到理髮店裏。甘把頭顱當做生山芋。喚那理髮匠。一片一片的削下。削得尖尖的。成了一個尖頭。把戲。所以理髮匠只會替人剃個光頭或者。軋個平頂。和圓頂。斷無替人削個尖頭的道理。所以毛上生的職業。決不是個修髮匠。

毛上生修好了五個頭顱。正待要修第六個頭顱。忽然一時困倦起來。連打了幾個呵欠。眼皮上黏着膠漆似的。只是抬眼不起。正在神思恍惚的當兒。忽見

## 尖頭的命運

二

面前排列的五個尖頭頭顱都一齊開起口來道毛上生毛上生你做那毛上的生涯可做得辛苦了毛上生聽說驚得目瞪口呆暗想我把你們五個頭顱

都是修得尖尖的怎麼開起口來呢開了口我可前功盡棄了待我再來修理一下子正待握刀去修理却見五個頭顱一齊搖將起來都說夠了夠了不必修了我們都是嶄然露着頭角正要去大出風頭呢毛上生毛上生我們且把前途的命運一一講給你

聽你願聽麼毛上生益發奇怪道前途的命運你們會得先知麼倒要請教請教呢

第一個頭顱道區區的頭上含着一種甜質將來在人們裏而出風頭只消把頭顱搖這幾下包管有一

種甜汁浸入男女的心坎裏不但把他們的心兒浸得甜了便是肝兒肺兒三萬六千個毛孔兒沒有一處不沾染了區區的甜汁

第二個頭顱道區區的頭顱裏面包含着一種酸素將來在人們裏面出風頭也只消把頭顱搖這幾下包管有一種酸水流將出來酸溜溜濺人齒牙比摸碎的醋罐頭還要難聞比樹上摘下的青梅子還要難嘗

第三個頭顱愁眉苦臉的說道我竟實做了一個苦腦子了我的腦袋裏面完全裝着苦水我把頭顱搖那滔滔汨汨的苦水便從頭髮裏淋將下來你若不信待到我出風頭的一天包管你嘗着我的苦味

真叫做嗰叭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呢。

第四個頭顱惡狠狠的說道俺這裏是著名的潑辣貨人家的辣辣在心裏俺的辣辣在頭上人家的辣辣在手裏俺的辣辣在髮上待到俺出頭露角的當兒包管有一股辣氣從頭髮裏噴將出來才見得俺的厲害呢。

第五個頭顱笑道甜酸苦辣都有份了輪到了小子卻是裝着一腦袋的鹽滷要是嘴裏淡出鳥來只消在小子的頭上蘸這一蘸包你嘗着一種特別的鹹味和吃了鹽滷一般所以小子的頭腦算得是個鹹貨製造廠待到小子把頭顱搖這幾下這便是鹹貨製造廠的開幕日子了。

毛上生聽了暗暗驚異原來這五個頭顱配着甜酸苦辣鹹五種味兒須得牢記在心看日後應驗不應驗忽又見水盆裏面探起一個毛髮蓬鬆的頭顱喚一聲毛上生你可曉得我前途的命運發非同小可毛上生覺得一陣奇臭不可嚮遍急急的捏着鼻子倒退了幾步翹着鼻音說道你說你說你又是包含着甚麼味兒

那個毛髮蓬鬆的頭顱說道我的味兒又臭又毒又穢又惡我只消把頭顱輕輕幾搖人家便捧出半萬銀子做我的一筆酬勞你若不信我便搖給你看說時便把這頭顱搖動起來不搖時萬事全休輕輕的搖得幾搖霎時間天昏地暗一陣又臭又毒又穢又

## 尖頭的命運

### 四

惡的昧兒直撲過來。毛上生那裏站得安穩阿呀。一聲向後便倒。睜眼看時又不禁撲嗤一笑。好好的坐在椅上原來是一場亂夢。面前擺着五個修好的筆頭水盆裏面浮起一個沒有修好的筆頭。原來毛上生是一個製造毛筆的工匠。

毛上生開着一片小小的小的筆店。又做老板。又做工匠。只因得了這個怪夢。便觸起了好奇心。裝筆的當兒。接着五個筆頭的次序在筆桿上刻着一二三四五的字樣。暗記着一甜二酸三苦四辣五鹹。時時念誦。再也不會忘掉。還有這個浮在水盆裏的筆頭。也把來修理好了。裝在筆桿上。卻在筆桿上刻着一個六字。這便是又臭又毒又穢又惡的符號。却把這六枝。

筆另放在一個筆筒裏。不和普通的筆放在一處。看這六枝筆的前途。命運畢竟和夢裏的話應驗不應驗。忽然半個月買筆的時時上門。別的筆售去了。不少只是筆筒裏的六枝筆。卻沒人來動問。一天毛上生沾染了紅眼病。還加着受了暑熱病。得抬頭不起。他的老婆慌了。四處去討求丹方。虧得對門張先生前來寫了幾味藥。服下以後果然眼睛好了。依舊做他的生活。瞥眼見筆筒裏少了一枝筆。忙向老婆盤問。老婆道那天張先生前來傳授丹方向我說要用黃連三錢和那其他的藥一起煎服。我記不起請他用筆寫了他便在筆筒內拔起一枝筆寫了幾味藥。我因這枝筆已染了墨不能出售便擋在帳桌上。

毛上生取筆看時筆桿面上刻着一個三字暗暗稱奇道這枝筆真個交着苦運開筆便寫黃連叫我吃些苦水看來這枝筆不能留在家裏留了還有苦

水吃呢不如丢了罷當下便把這枝筆向外一撩撩在街心恰有一個化子走過拾取了這枝筆自言自語道我正要寫着冤單去告地狀卻愁沒錢買筆便把這枝筆去一用罷

過了幾天有人上門來買筆卻是一個差役揀來不好那枝筆也不好卻揀中了筆筒裏的一枝筆筆桿上面刻着個一字毛上生含笑問道先生買這枝筆去寫甚麼的那人道舍間要辦喜事買了這枝筆去填寫結婚證書毛上生又暗暗稱奇道這枝筆真

個交着甜運開筆便填結婚證書夢裏說的頭上有種甜汁浸入男女的心坎裏一些兒沒有錯這夢真靈驗呢

又過了幾天有人上門來買筆卻是一個差役揀來揀去揀中了筆筒裏刻着四字的一枝筆這便是一枝辣性的筆兒毛上生又含着笑問那差役買這枝筆去寫甚麼字差役見問得奇怪便道出錢買你的筆你管他寫甚麼呢說罷揚長去了毛上生心裏好生納悶一天門前鬧哄哄有許多兵士擁着一名犯人到法場上去槍決買筆的差役恰恰走過便指給毛上生看道你瞧犯人背上插着一面旗旗上一行字便是那天買了這枝筆去寫的毛上生聽說急急

## 尖頭的命運

六

的跑出店門去瞧這旗上的字只見上寫道『槍決要犯一名李代僵』又不禁暗暗稱奇道這枝筆辣得厲害一動筆便斷送了一條性命

又過了幾天對門張先生的娘子也上門來買筆揀去了刻着二字的這枝筆毛上生問道嫂嫂你是不會寫字的買這枝筆去做甚麼那娘子輕輕的說道他買筆去寫甚麼那文士卻笑吟吟的說道告借硯台一用一來試試這枝筆得用不得用二來我做的回小說沒有結束不妨利用時間在這裏結束了殺的在外面看中了一個雌頭要討進門來做小老婆我得了消息氣惱半死悄悄的央託隔壁王先生替我寫一封信把這事告訴我媽媽知曉好教媽媽上門來問罪偏走王先生家裏的筆被小孩弄壞了所以我上門來買這枝筆毛上生又暗暗稱奇道這

枝筆酸得厲害一動筆便掀翻了醋罐

又過了幾天有一位文士模樣的主顧上門來買筆把筆筒裏刻着五字的這枝筆買了毛上生尙沒問他買筆去寫甚麼那文士卻笑吟吟的說道告借硯台一用一來試試這枝筆得用不得用二來我做的回小說沒有結束不妨利用時間在這裏結束了罷毛上生正要看他寫甚麼字便道請先生到店堂裏來寫硯上磨的墨還沒有乾咧那文士走入店堂靠着帳桌坐下從懷裏掏出一本小說稿簿拈筆蘸墨沈吟了片晌便在稿簿上颼颼的動起筆來毛上生在旁邊瞧得清楚只見他寫道『花柳生妍識了藍五娘如魚得水度那快活光陰不知不覺在鹹肉

莊。住。了。多。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寫罷。  
收拾了筆和稿簿，徑自去了。毛上生自言自語道：原來這位先生專會描寫鹹肉莊的。他買了這枝筆去，筆頭上正不知要滴下了多少鹽滷。這枝筆真鹹得利害呢。

一甜二酸三苦四辣五鹹的五枝筆都給了人家。只是這枝又臭又毒又穢又惡的筆，卻還沒尋着主顧。一天主顧來了，卻是個肥頭胖耳的體面人物。大模大樣的走上門來，揀中了這枝筆，吩咐隨行的小廝，給了筆價，轉身便走。毛上生忙喚道：先生且慢，你買了這枝筆去寫甚麼？那先生理也不理，帶着小廝徑自去了。過了幾個月，毛上生偶然和那小廝相遇。

便問道：那天貴主人向小店買了一枝筆去寫甚麼？的小廝笑道：說出來只怕嚇破了你的膽。我家主人買了這枝筆上京去，走得一趟，筆尖兒動得沒多幾動，倒有半萬銀子進了他的腰包。毛上生大驚道：半萬銀子麼？怎麼賺得這般容易？請你講給我知曉。小廝便湊在毛上生耳邊，如是這般講了許多話。毛上生聽罷，飛跑回家，把他所製的筆都丟在火裏燒了。從此改換職業，做小販，再也不去做賣筆的生意。後來有人遇見了毛上生，哭喪着臉答道：我辛辛苦苦製造了筆，却不料人家買去寫這又臭又毒又穢的字，我還要製造這撈什子做甚。

迴文詩

棲·天·高·



(其一)

煙凝晚浦遠生愁寂徑人來一  
雁秋懸樹老藤青颺颺洛波沙  
鳥白沉浮年年恨海流波逝處  
處題詩古壁留前寺僧歸鴉噪  
急連天水色碧悠悠

(其二)

悠悠碧色水天連急噪鴉歸僧  
寺前留壁古詩題處處逝波流  
海恨年年浮沉白鳥沙波洛颺  
颺青藤老樹懸秋雁一來人徑  
寂生遠浦晚凝煙

一

## 新奶奶經

繆賊菌



孔婆早起聞鴉鳴聲。召女兒媳婦而謂之曰。來予與爾言。吾聞之也。「鵲鳴吉。鴉鳴凶。」今日晨起而聞鴉鳴。其有憂乎。女兒曰否。「烏鵲一噪十八家。不知張家是李家。」何必憂。媳婦取鏡對鴉而照之曰。「帶回去。」孔婆終有不豫色。然其心以爲「烏鵲叫禍事到」也。

時東家娶新婦。邀孔婆往。速駕者在門。女乃爲母梳髮。蜘蛛下垂。及於女手。揮之落於母前。女曰。蜘蛛垂及母衣。必有大喜。孔婆始莞爾而笑。

粧畢。出門。比丘尼與孔婆遇。孔婆怫然不悅。私自囁曰。今日其勿作麻雀戲。空空如也。不能免焉。旣入門。禮畢。新婦綵輿至。孔婆謂主婦曰。速取碗一尺。一覆於神

前則新婦宛轉調飭矣。綵輿將升堂。孔婆曰。稍緩些須。主曰。婦何謂也。孔婆曰。此之謂捺性子。旣升堂。新郎對立而待。孔婆謂新郎曰。速昂爾頭。否則爲新婦所制伏也。

婚禮成。主人邀女客作麻雀戲。孔婆忘前事。入座拈風得北。孔婆悟。然已入座。莫能逃戰畢。大負宴飲時。食不下咽。蓋心惡比丘尼不已。而又憶鴉鳴之果驗也。歸而入房。見所臥之枕豎立。出而視水甕中。則秤錘在焉。女曰。母出知必作雀戲。故瞞人而置秤錘於水中。豎臥枕於牀上。邊母之囑。不敢忘也。孔婆曰。非爾之罪也。鴉旣晨鳴。出門而遇尼。不若此。恐所輸尚不止於此矣。媳曰。勝負常事耳。何足怒。今日阿翁書來。小姑喜期將至矣。孔婆笑曰。今晨余在鏡中。見蜘蛛落女手。吾固知其將嫁也。吾言豈有誤哉。

月餘。東家新婦以悍聞。役夫若奴隸。其姑泣告於孔婆。孔婆曰。碗尺未早覆。性子未多捺。令郎頭未早昂。以至於斯耳。



## 金華慘獄

許乙

俞慧瑛。浙之金華人。其父爲邑庠生。佚其名。恂恂長者。平日除閉戶讀書外。幾不復知有世事。母劉氏。精明饒智略。處治家務。裕如也。生子女各一人。女即慧瑛。居長子士行。忠厚如其父。而體魁梧。有膂力。慧瑛生而穎悟。從父讀經史。具有妙悟。作針黹。能別出心裁。化陳腐爲神奇。貌不甚佳。而清秀之氣。益然見於面。年及笄。問字者羣至。劉賓愛慧瑛。必欲得佳婿。選擇。苟以故久弗當。慧瑛有姑。嫁本邑黃氏。曰鹿湖者。

鹿湖爲商人。聚財十餘萬。有子名軼。夫年與慧瑛相若。清華精逸。讀書一日數行。俱下見者咸目爲大器。劉甚愛之。慧瑛姑亦愛慧瑛。遂面訂結婚姻焉。逾年。慧瑛姑忽以病死。鹿湖復娶於俞。悍而好淫。聲名狼藉。鹿湖弗能制。常相詬諷。鹿湖憤甚。向來商於外。經歲常不歸。至是益遠行。不復問家事。俞轉得恣爲不規。淫縱無賴。軼夫不敢諫。請於父就學杭滬間。劉聞之。嘆息流淚曰。吾女失所矣。沈鬱不怡者累月。慧瑛進曰。母何慮之深。吾聞黃家郎聰明勤學。醇謹倜儻。得婿如此。於兒良足。姑卽不肖。兒第竭誠以事之。庶不我害也。母何慮焉。劉聞之意稍舒。而慧瑛亦未嘗自傷命薄也。慧瑛旣嫁。伉儷間式好無尤。慧瑛事俞。

金華慘案

1

尤謹慎小心。俞終以慧瑛貞節非己類惡之。幸黃屋深邃。慧瑛所居與俞隔數重院落。彼此常鮮交涉事。婢僕輩偶多言。慧瑛必掩耳走。如不欲聞。每日除早朝外。罕至俞處。朝亦有定時。終歲未或爽。所以避口舌。防意外也。嫁之翌年。慧瑛產一子。而病勢劇甚。俞本視慧瑛如外人。僅使婢存問。未嘗一臨視。劉聞之。命駕往視。慧瑛昏瞀中。囁語不休。見劉。如不識。劉大哭。慧瑛醒。識爲母也。亦大哭。劉歸。促慧瑛父及士行。往。且曰。婿遠出。乏人照料。惡姑不可恃。苟有緩急。速以人來。或稍瘳。父子可暫守。弗遽歸。慧瑛父旣至。黃家宿於外宅。守數日。入夜苦悶。父子步月庭畔。土行尙幼。伺父出。潛入內室。聞譯笑聲。異之。穴窗窺之。見

愈方擁一少年共飲。狎襲備至。士行不覺失笑。內聞之大驚。叱問誰。何少年驟出視士行已遁歸。告父。父頓足曰。孽子。禍作矣。奈何立攜士行遁歸家。劉詢得故。指而署曰。父子直恁無用。既惹禍。便裝沒事人。彼或不疑。今遁歸。是實其事也。吾女必死彼手矣。因大哭。父子相顧。無一策。俄來數健奴。破扉入。捉慧瑛父及士行。劉大駭。就問故。一人叱曰。黃府以汝至親。優禮相待。若等無賴。輒敢肆肱篋。竊得黃家洋二千。今已察出。卽送官裏去。劉極口呼冤。健奴不顧。逕捉父子去。到縣。愈之辨夫縣官之舅也。業已致賄。立刻傳鞫。父子力辨。官曰。苟不竊。何逃也。父子皆木訥。不能語。官命搜篋去。衙役數輩。疾馳抵慧瑛家。翻箱倒籠。

得洋如數。呈官驗訖。判愈領回。薄責父子而釋之。父子歸。冤氣塞胸臆。相持大哭。劉欲上控。或曰。適縣官訊問速。而目左右。視似有所顧忌。是必有人監其側。而促之者。其爲惡婦之賄也。無疑。方今世事無皂白。惟有錢者操勝利。黃氏之產盡握於愈。而愈之情人。爲縣官之舅。足爲奧援。今卽上控。而官官相護。財力。又弗逮仇人。往必無幸。不如已也。劉乃止。而慧瑛父。氣憤填胸。咯血數升。遂死。死後。慧姑幸得瘳。軼夫亦聞妻病。自滬遙回。見慧瑛已愈。大慰。及聞翁之死也。大慟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身爲人婿。而累及婦翁。致令冤死。將何以人矣。因晝夜哭不止。然懼於母威。亦未敢一過劉家。劉聞婿返。潛使人來視。

且述冤苦事。洩。愈驟出。命子逐客。且曰。此賊奴。竊我家銀者。我已訟之。而子又禮之。居心何如。軼夫不敢言。劉使者亦遁去。軼夫自此鬱伊不樂。因亦病。愈利其死。不爲治。僅延村醫來。草草診視。醫去。慧瑛不令服藥。防有不測也。愈聞之。召慧瑛去。面叱曰。若父兄已爲賊。若父受報應而死。而汝尤狠毒。欲殺吾子。吾家何仇於若曹。而陰賊至此。慧瑛極口呼冤。愈又叱曰。旣不承罪。何領藥也。慧瑛大駭。無詞以答。愈命杖杖之。慧瑛徧身爲腫。婢僕輩咸不忍視。環跪代求。愈乃逐之出。而命曰。汝毒心甚。吾甚畏之。今以軼夫付汝。其瘳。則子之幸也。或有差池。吾惟子是問。慧瑛涕泣下。軼夫聞之。大悲。病益重。及夜。竟死。屍狀惡。有血

金華參獄

四

出口鼻間似爲中毒。俞乃宣言曰。罪由慧瑛。慧瑛與人私懼事洩。將不容於人。故殺軼夫。於是執慧瑛而送之縣。縣官勘驗已嚴。鞠慧瑛三木畢施。慧瑛不堪刑。死而復蘇者數次。劉偕士行來觀審。睹狀五中欲裂。亦暈於地。觀者淚下。而慧瑛卒不認罪。且曰。一死非難。死而累夫。使之負惡名於世。我所弗爲也。獄久不具。劉歸傾產上控。且使人走北直訴鹿湖以狀。鹿湖聞耗。痛駭欲死。星夜遄回。比其返也。省已准劉狀。集兩造鞠。俞懼。官亦懼。挾重金至省。力求勝訴。而鹿湖亦至。往視俞。俞備述兒子死狀。堅指慧瑛所爲。鹿湖弗信。而平生畏俞。見面不敢作他語。唯唯而已。乃復出潛就劉寓。詢得顛末。劉懼。鹿湖不信。至斷指自

誓。且哭曰。始兩家貧富不侔。我不敢妄想訂婚姻。而姑氏不棄。令齒於瓜葛之末。何意姑死。而家變至此。既殺吾夫。又斃吾婿。以及於女。今日暮家破人亡矣。凡所訴陳。悉屬實在。未敢增損絲毫。其有不衷。天日鑒之。虛姑夫弗信。斷指自明。今問姑夫。將何以處之。也。言時。指血橫溢。痛極而暈。士行亦守於旁。大哭不已。鹿湖亟命衆爲施治。劉漸甦。鹿湖因泣數行。下慨然曰。悍婦不肖。惹禍至此。此皆某之罪也。某本愚蒙。世事懵如。還請妗辱教之。苟有所命。匪不奉行。劉揮涕拜謝。因爲鹿湖畫策。請往謁府尹。面陳其事。苟慧瑛得釋。冤名可洗。一切亦弗願深究。鹿湖諾而去。顧鹿湖爲人懦而不達於事。偶以劉計畫告人。乃復

爲俞所知。是夜鹿湖暴死於寓。劉刺得故大哭曰。休矣。兩家人將夷於毒婦矣。更爲狀述鹿湖死狀訟之。及審期。府尹爲主驗鹿湖屍。果有傷痕。劉視之。與軼夫死狀同。而府尹已得重賄。不欲深究。將含糊了案。劉大呼冤。府尹怒。揮役逐去之。翌日。覆鞠慧瑛。慧瑛屢受重刑。血液模糊。偏體無完膚。骨瘦如枯柴。旣見劉。相持而哭。見者酸鼻。慧瑛因勸劉母訟曰。是兒不肯。死父與夫。今又及翁矣。母猶不息。而強與之訟。恐兩家卑幼無噍類矣。劉未答。慧瑛已一慟而絕。劉乃返籍。使士行習武事。懼爲俞知。遷於鄰縣。延少林僧人本因者。授內外功術。劉復親督教之。凡五年。如一日。未嘗廢弛。士行藝大進。飛簷走壁。迅捷無聲。又能

握石爲粉末。飛彈中鳥。百不失一。本因乃詢劉士行。學藝何爲。劉再拜垂涕泣而道之。本因肅然曰。女善薩誠善知識。堅苦卓絕。一至於此。何事不可成也。今令郎業已過半。旣有大仇。可先令一試其技。設有差池。老僧必合援手也。劉感激拜謝。士行遂從本因回原籍。夜入俞家。時縣官已三易人。俞之姘夫。即前縣令舅者。得俞助。留設雜貨肆於市。飲食居處。不殊夫婦。至是方共睡。士行卽床次抉二人首。提出戶。蘸血書狀。併首擲之署。偕本因返。覆命於母。劉喜極而哭。復謝本因。本因愀然曰。俞雖凶悍。非汚吏不克至此。士行請行。往覓前縣官及府尹。本因曰。公子毋急急也。公子前程甚遠。非僅以武士終者。以我卜也不出

## 金華慘獄

六

十年公子且大用於時。貪尹汚令終將受理於公子。公子耐之。腕力以取人。此徑徑然小丈夫之所爲。非老僧所望於公子也。士行乃止。而劉亦無言。居既久。本因辭去。士行年廿五。成進士。翌年分發爲蘇省縣官。以才幹超升知府。更五年而仕至廉訪。榮攝撫篆者六閱月。一日方披案牘。忽聞窗外低呼曰。公子別來無恙。士行大驚。方起立。其人飄然入視之。其師本官。又因也。士行大喜。跪拜如禮。叩師何來。本因笑曰。世外人到處爲家。別後雲游五千里。聞公子榮攝撫篆。自幸眸子不盲。便道相謁。並問公子大仇已報也未。士行具告之。且言大仇不得意致愴惋。本因大笑曰。仇在眼前。公子顧不知耶。士行驚異。不知所謂。本因乃不可爲也。

言公獄中有通匪知縣鮑某者。卽前鍛鍊冤獄之府尹。蓋三年前。因案株連。改姓名納捐。復在此爲縣官。而又以通匪被逮者也。士行大喜。又問前爲縣令者。其人安在。本因笑言。此人惡貫未盈。公子不能逮。但亦不遠矣。士行取酒與本因飲。盡歡達旦。本因辭欲行。士行留之不得。涕泣而送之。旣別。士行取鮑令。鞠之。果卽前府尹也。稽其舊案。數罪併發。僇於市。數年。士行調閩中。而周內慧瑛父女之縣令。適仕於閩。亦以案被逮。卒死士行手。士行大仇盡報。家亦小康。遂奉母隱居杭之西湖。不復出仕。太夫人劉嘗語人。謂府尹縣令之死。冥冥中似有報應。益見貪吏之

# 頭頭是道

程曉廬

## (一)壽頭與姘頭 譏露水夫妻之不可久也。

一個壽頭住在橋頭軋個姘頭。是個丫頭坐在牀頭想吃豬頭。那個壽頭連連點頭。別了姘頭去上街頭灑灑袖頭整整領頭拍拍肩頭摸摸鼻頭轉個念頭想個花頭。走到西頭買個豬頭走到東頭買個罐頭。把個豬頭放入罐頭掇起罐頭齊着胸頭孝敬姘頭大起忙頭望望前頭望望後頭走上橋頭又下橋頭真弗色頭碰着對頭。一個滑頭跑馬街頭那個馬頭對準壽頭撞着胸頭撞碎罐頭滾落猪頭跌倒壽頭壽頭壽頭大吃苦頭碎了罐頭失落猪頭扛着肩頭蹙着眉頭回到牀頭去見姘頭那個丫頭大罵壽頭枉上街頭不賣豬頭做盡空頭欺我姘頭你這狗頭只配殺頭爛你鼻頭割你舌頭那個壽頭連忙磕頭求求姘頭饒我壽頭丫頭丫頭怒滿胸頭。



頭頭是道

二

撕破被頭攢去枕。橫了念頭另尋對頭。拋却壽頭拆散姘頭。

(二) 滑頭與毛頭 譏拆白少年之不可恃也。

青石橋頭有個丫頭小名毛頭立在階頭梳着光頭大出風頭。望東頭望西頭。瞧見滑頭便起忙頭冤家聚頭成了花頭趁着夜頭走上街頭跟着滑頭大出彎頭。想和滑頭到老白頭毛頭毛頭錯了念頭那個滑頭是個很頭辣着手頭歪着心頭賣掉毛頭去做粉頭老鵝拳頭硬比石頭打得毛頭雙手抱頭痛在心頭苦在胸頭。罵聲滑頭害了毛頭拗盡霉頭吃盡苦頭生死關頭橫了念頭麻繩套頭挂在牀頭可憐毛頭拖出舌頭。

(三) 老頭與狗頭 譏溺愛也。

臘月初頭張姓老頭窮昏念頭沒有想頭揭去被頭去當當頭當了當頭買些饅頭。皺着眉頭酸着鼻頭戳着牆頭吃個饅頭女兒狗頭真嚙清頭專在外頭濫軋姘頭。拋撇老頭吃盡苦頭老頭老頭回想狗頭三歲上頭便出風頭女兒手頭黃金鐲頭。





抱在胸。頭負在肩。頭十歲上頭更出風頭。女兒手頭珍珠鑷頭擁在懷頭坐在膝頭。  
寶寶丫頭乖乖丫頭我的狗頭常在心頭廿四鐘頭不離胸頭誰料狗頭歪了念頭。  
欺我老頭是個壽頭願我老頭餓死街頭當我老頭眼中釘頭罵我老頭討飯骨頭。  
狗頭狗頭真喫清頭我張老頭白養丫頭養了丫頭棄我老頭真弗色頭大拗霉頭。  
撞撞拳頭敲敲胸頭氣死老頭笑死狗頭。

(四) 巧頭與木頭 譏備愛也。

李姓老頭向做工頭大女巧頭小女木頭歡喜巧頭不喜木頭只爲巧頭會做花頭。  
伶俐舌頭會拍老頭喜得老頭連連點頭那個木頭不會花頭呆笨舌頭不拍老頭。  
氣得老頭連連搖頭巧頭巧頭是個乖頭我的心頭我的肝頭兌付鑷頭套上手頭。  
木頭木頭是個呆頭我的對頭我的仇頭一記拳頭打破鼻頭一天夜頭火起灶頭。  
燒到簷頭冒穿屋頭那個巧頭拿了鑷頭逃出街頭不念老頭那個呆頭冒着火頭。  
跑到牀頭救出老頭老頭老頭醒悟胸頭原來巧頭不如呆頭愛煞木頭恨煞巧頭。

改良吳歌

改良吳歌

朱楓隱



偶聽小兒女唱吳歌戲仿其調成若干首寄登紅雜誌以博閱者一笑併附錄原歌於後便對校也。

(其一)

姐兒(依吳音讀如倪)生來三丈長登拉高山頂上(讀如朗)去(讀如氣)乘風涼一石米糰子只夠吃半飽嚇殺仔親夫笑殺仔娘。

(附錄原歌)姐兒生來三寸長登拉茄棵底下去乘風涼撥拉長腳螞蟻扛仔去笑殺仔親夫哭殺仔娘。

(其二)

春二三月暖洋洋。畫眉郎打扮去燒香。雪衣娘提仔香籃。前頭走芻尼兒携手入禪房。（雪衣娘、楊玉環鸚鵡名。見明皇雜錄。芻尼即喜鵲。見許彥周詩話。）

（附錄原歌）春二三月暖洋洋。十姊妹打扮去燒香。白頭翁提仔香籃前頭走。

山和尚敲梆化錢糧。

（其三）

男要女幫。女要男幫。蘿蔔也。（讀如匣）要菜幫。

（附錄原歌）男軋男淘。女軋女淘。蘿蔔弗軋菜淘。

（其四）

三尺青絲烏油油。種田哥剪辮變光頭。親娘看見號啕哭。家婆看見說道洛里搭。  
來格賊禿頭。

（附錄原歌）三尺青絲烏油油。姐兒打扮梳好頭。佛佛看見迷迷笑。尼姑看見懊惱剃光頭。

改良吳歌

三

(其五)

鬍鬚賣洋襪。走到馬路上去(讀如朗氣)喊賣襪。嗚嗚。汽車過。軋得鬍鬚頭。一命就嗚呼。

(附錄原歌)鬍鬚鬚。偷雞殺。偷仔雞來斃裏殺。刀也鈍。雞也叫。贏得鬍鬚家婆

呵呵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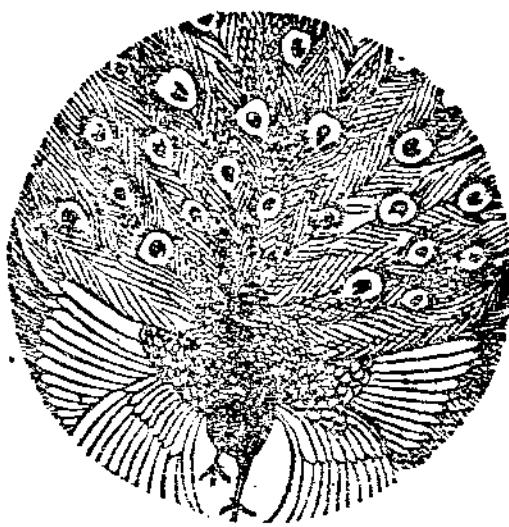
(其六)

八十歲公公唱隻弗識歌。死桃樹開花結子多。六月裏公園裏結婚甜如蜜。十二月裏法庭上(讀如朗)起訴離婚多。紙糊頭老虎跳上仔高山頂金身羅漢變仔臭豬猡。

(附錄原歌)三歲囡囡唱隻弗識歌。油煎豆腐骨頭多。六月裏蒔秧冰觸仔手。

十二月裏撞蠅蚊子多。醃鯧鯡跳過仔洞庭山。黃鼠狼下場頭走過踏殺仔水牛婆。

▼偵探小說▲



## 嫁後之第三日

高天棲

馮倩霞女士是一位女界中數一數二的人物。品貌才學都超人一等。又加上伊父親百萬遺產。越發錦上添花。格外炫耀。可是伊除了六十多歲的老母之外。真可望。一般青年們爲了伊顛倒的真

嫁後之第三日

是車載斗量。不計其數。不過伊對於一般人很是淡漠。彷彿一個也瞧不上眼。但是隔了兩年。這位馮倩霞女士居然嫁人了。伊嫁的是一位德國體育專科畢業的留學生。姓莊。名叫競白。這莊競白和倩霞本有親戚關係。此番畢業回國。時常到倩霞家中走走。和倩霞漸漸的發生戀愛起來。不到半年。指上的戒子就換了主人。又過了半年。就結婚了。

結婚的一天。場面很是熱鬧賓客。

也。非常。之。多。這。天。倩。霞。裝。束。得。和。  
天。人。一。般。身。上。滿。帶。着。珍。貴。的。飾。  
物。單。是。頸。上。的。一。條。珠。鍊。兒。足。值。  
十。餘。萬。金。於。是。大。家。都。嘖。嘖。稱。羨。  
說。莊。競。白。真。好。福。氣。娶。了。這。樣。  
一。位。財。神。式。的。美。人。兒。

倩。霞。嫁。後。第。三。天。的。早。晨。警。署。裏。  
忽。然。接。到。一。個。奇。怪。的。電。話。這。打。  
電。話。的。人。就。是。倩。霞。伊。說。伊。的。丈。  
夫。莊。競。白。忽。於。夜。間。三。句。鐘。在。本。  
宅。失。蹤。請。求。偵。查。警。長。得。了。這。個。  
報。告。立。刻。叫。了。偵。探。長。一。全。到。莊。

宅。來。查。勘。這。時。倩。霞。急。得。什。麼。似。  
的。只。在。室。中。團。團。打。轉。好。像。熱。鍋。  
上。的。螞。蟻。一。般。一。聽。警。長。和。偵。探。  
長。來。了。慌。忙。出。來。迎。接。警。長。等。就。  
在。會。客。室。坐。下。警。長。道。適。纔。本。署。  
接。到。女。士。的。電。話。說。莊。若。在。夜。間。  
失。蹤。究。竟。怎。樣。情。形。請。女。士。詳。細。  
報。告。一。遍。我。們。就。可。以。着。手。偵。探。  
在。這。個。時。候。幾。乎。暈。倒。二。位。休。疑。  
我。是。愛。惜。珠。練。實。因。我。夫。拿。了。珠。  
練。啓。窗。夜。遁。究。竟。是。什。麼。用。意。呢。  
倩。霞。說。到。這。裏。眼。圈。一。紅。差。不。多。  
要。哭。出。來。了。

偵。探。長。道。我。且。問。女。士。這。保。險。箱。

惑。起。來。一。看。那。知。房。門。依。舊。關。着。  
我。那。時。直。同。冷。水。澆。背。呆。了。半。晌。  
後。來。定。了。定。神。把。室。中。細。細。檢。查。  
不。覺。大。吃。一。驚。原。來。保。險。箱。已。開。  
了。箱。中。藏。着。的。一。條。珠。練。兒。已。不。  
翼。而。飛。又。見。向。南。的。窗。已。開。着。我。  
在。這。個。時。候。幾。乎。暈。倒。二。位。休。疑。  
我。是。愛。惜。珠。練。實。因。我。夫。拿。了。珠。  
練。啓。窗。夜。遁。究。竟。是。什。麼。用。意。呢。

的鑰匙放在那兒。倩霞道：在我夫的衣袋中。偵探長道：莊君昨夜未睡以前，有什麼特別舉動麼？倩霞道：沒有。偵探長又道：莊君平日的性情怎樣？對女士的感情怎樣？倩霞道：我同他共處祇有兩日，他的性情不甚子細，不過似乎喜歡冒險。並且好習偵探術，對我的感情是極好的。偵探長點了點頭，叫倩霞領到房中，把保險箱檢視一會。又到南窗外地，用顯微鏡細細察看。這南窗外面是一片廣場園。

着短牆牆外便是街道。偵探長察看完畢，對倩霞和警長道：這珠練我可斷定不是莊君所取，乃是另有一人來盜去的。警長道：你從何知道呢？偵探長道：這保險箱係用鑲水破壞關鍵，倘是莊君所取，當然用鑰匙了。我又見窗外地上的

珠寶店對面的一家茶店裏，泡了一壺茶坐着，把兩眼留意看那珠寶店的買賣顧客。不一會，有一個西裝少年，坐着黃包車到店門前，停下跳下車來，在袋中掏出一個匣子，打開匣子，取出一條珠練遞給

給店中人請他估價。店中人看了。一會回說是假的。少年聽說是假。怔了一怔。接着說道。你看錯沒有。店中人笑道。那裏會看錯。這明明是假的。啊。少年才紅着臉。拿了匣子上車向原路而去。偵探長連忙也跳上一乘車子。叫車夫快跟着。那車子走在車中暗想。這少年一定是盜珠練的人。但是這珠練怎麼變了假的呢。走了許多時候。少年的車已在一家門前停下。少年便下車進去了。偵探長抬頭一看。

不覺大大的奇怪起來。原來這家乃是戚省長的公館。這時偵探長雖然腦筋敏捷。一時也猜他不透。祇好回到警署。預備把這些情形報告警長。再作計較。那知到了警署。警長一見。偵探長便道好了。好了。這案子已解決了。說着便從衣袋裏取出一個紙條。遞給偵探長。偵探長接來一看。祇見上面寫道。

警長。偵探長同鑒。僕已回家。珠練亦未曾失去。請不必再事偵探。欲知詳細情形。可來舍一行。果有一個蒙面的人。撬開窗子進來。盜去早已換了假的。不過他的夫人還未曾知道罷了。昨天夜裏。果有一個蒙面的人。撬開窗子進來。盜去早已換了假的。不過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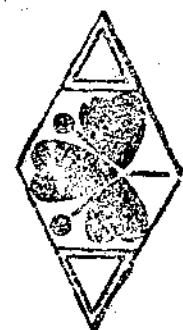
僕當面陳也。 莊競白啓。

來。用錘水毀了保險箱的關鍵。盜了假珠練出去。莊君在床上看着。暗暗好笑。又想這人究竟是誰。我何不去偵他。一偵就起來披了外衣。爬出窗子。跳過短牆。跟在那人後面轉灣抹角。走了不少的路。這時天已將明了。那人走到一所大宅子的後面。便跳上矮屋。又從矮屋跳了進去。莊君一看認得是戚省長公館的後面。這盜珠練的人。分明是省長的兒子戚保直了。說起這戚保直却是莊君的朋友。

嫁後之第三日

友。也會在中學校裏畢過業。別的學問都沒有單是跳高跳遠。那些運動成績倒非常之好。品行又壞。得很嫖賭。吃着件件都愛。但是經濟權都操在老子手中。不能任他揮霍。莊君結婚的那天。保直也來。道賀見倩霞的那條珠練兒。就起了歹心。到了昨夜竟仗着一點本領。做出這種勾當來了。莊君又囑咐我將此事守着祕密。一來免傷朋友感情。二來因我們都在保直老子勢力範圍之內。鬧穿了。反爲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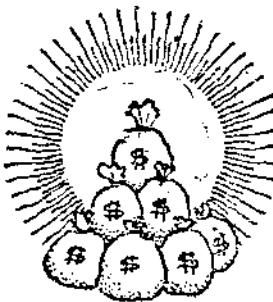
美好。在珠練依然無恙。只是空勞我們白跑幾趟罷了。警長說完。偵探長也把方纔追隨少年的情形。說了一遍。警長笑道。這件案子。你的預料。總算有一大半是猜中的。可是莊君的機智。尤使我們佩服。之極。不過他的夫人倩霞女士嫁了才三天。就遇着這樣的風波。倒着實受驚不淺哩。



嫁後之稱呼

六

滑稽小說



嫁後之稱呼

天·愈·

你看這篇小說的題目奇怪不奇怪狠平常的稱呼却客氣得很叫我姊姊是蕙妹叫我是錦妹叫表姊有什麼研究那裏知道經歷到我自己身上竟會弄得天昏地暗再也纏不清楚

却不道自從我嫁到金家以後那稱呼就大大不對了金家伯父我往日叫他三伯的忽然要改口叫他爹爹福官兒不必說了平時見了面不知要喚他幾十聲如今當着人再也出聲不得真不知什麼緣故

金家的福哥同我姊姊是同年的從小到我家裏跟  
我表姊周紫英姊姊蕙蓉一氣頑着可是我們並不  
叫他福哥却跟着母親叫他一聲福官兒至於他呢

我家用的王媽他是隨房去的倒還不錯依舊叫我小姐其餘在家叫我小姐的那些丫鬟僕婦底下人都一氣變了當着我都叫我姑奶奶。

他們家裏的人都叫我做新奶奶或是少奶奶婆婆是去年亡故的所以我倒少了一個稱呼有一天我在家裏聽見福哥喚蕙蓉姊姊叫蕙姊我說不對呵你同我姊姊雖是同年的可是你的生日在正月裏姊姊是在十二月裏你總得比他大些怎麼好喚他姊姊呢他說這是跟着我叫的我想那真奇事叫人怎好跟着人叫呢。

第二年公公娶了婆婆了這也算不得什麼奇怪事可是那位婆婆並不是別人却是我的紫英表姊這

一來我真大受其累論起紫英姊姊年歲和我差不多和公公只怕差二十幾歲聽說凡係續娶年歲相差是不要緊的那時我自然違例叫他一聲母親不過這兩個字不知怎麼總是蠟蠟螫螫響不出口有時講話順溜了免不得有一聲半聲的紫姊姊幾個字沖出來只好把咳嗽混過去

婆婆滿月時候我家母親到這邊來會親母親對於婆婆向叫他紫姪女的如今却要親母長親母短的數衍我聽了肚腸子幾乎笑斷婆婆的兄弟新弟弟來了我只好叫他一聲舅舅却把新弟弟嚇了一跳再也答應不出新弟弟的弟婦我便叫他舅母可憐他年紀比我還小他聽了我稱呼嚇的一句話都不

說新弟弟的森姪子我只好叫他森弟森弟年紀還小倒也不覺得什麼

我們的王媽叫婆婆是太太婆婆叫他却依舊是王媽不過他最便當的便是向着福哥依舊叫他福官兒好似十幾年前福官兒三個字早經預定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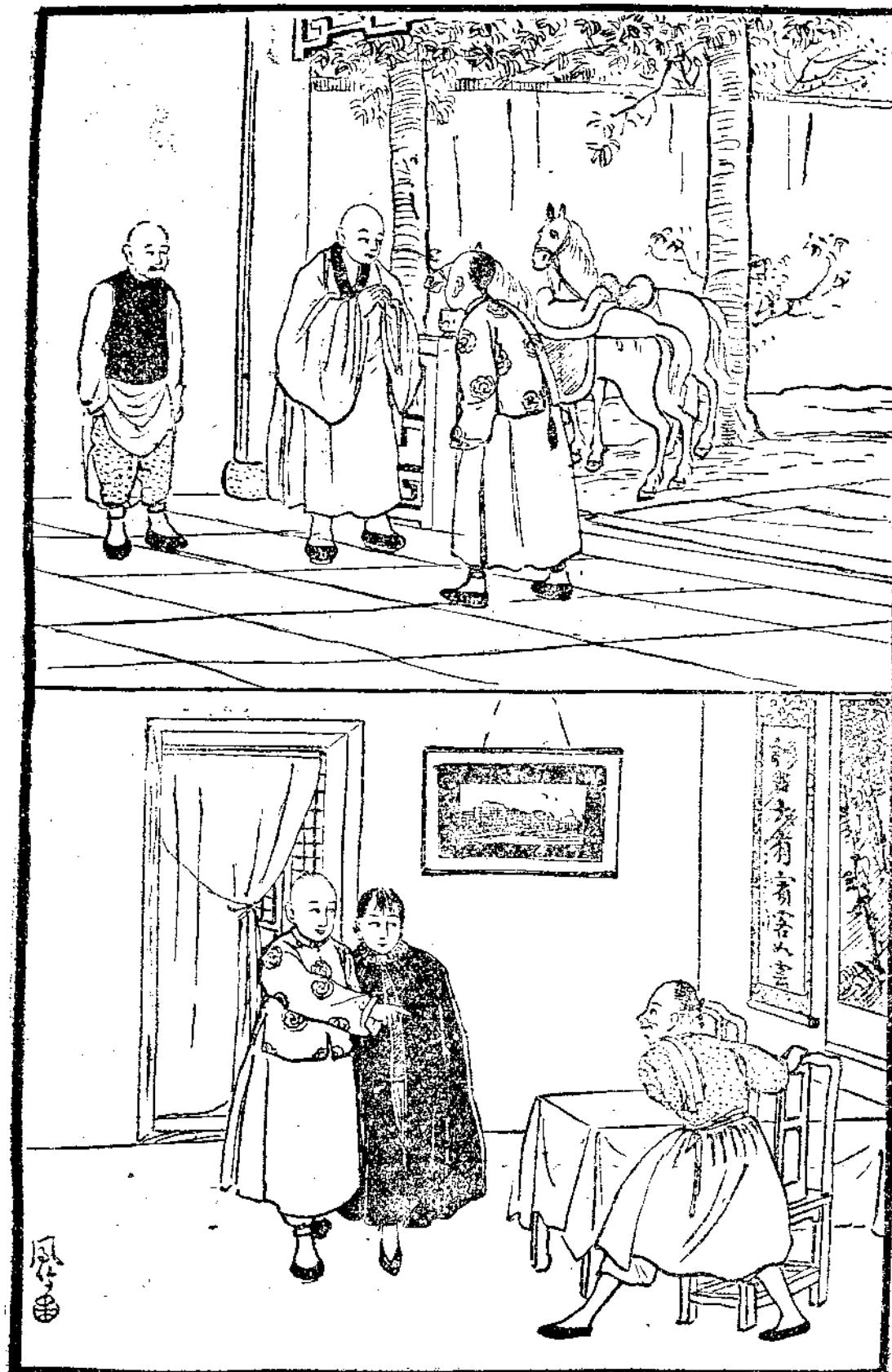
我也問過王媽別人家做新婦的稱呼上可有這些。瘡瘍的他說小姐改做姑奶奶和自己翁姑丈夫是通例要改正的若說表姊做婆婆却只有金府上這一回事我却從沒有聽見……有人說天憤你並不知道簡直是開人家玩笑隨意瞎說罷了我說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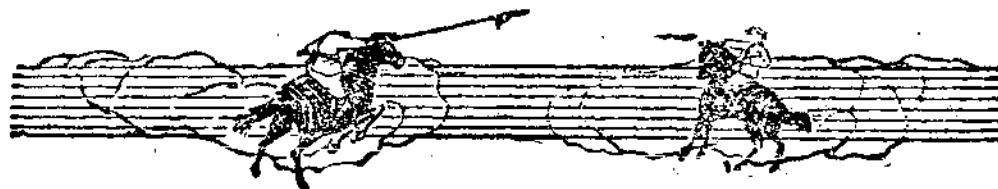
事無奇不有你說沒有安知其必無這周紫英和蕙蓉錦蓉幾位女士都和我家有些親戚我是從錦蓉女士親口說給我聽的其實他們姑媳中間當着人自然婆婆媳婦的稱呼背後或是沒有人時候依舊是姊姊妹妹的稱呼呢……這回紅雜誌的題目很是有趣我想……底下與其加上些「光陰」「快樂」「悲憤」「笑談」「趣史」「恨事」「貧窮富貴」「旅行」「疾病」「迷信」一般不着痛癢的渾統話倒不如把件的確確實在在的事情寫出來倒還有些意思不過書中主人婆的姓名却是偽造的欲後有憑立此存照。

第二十六回 古廟荒山唐采九受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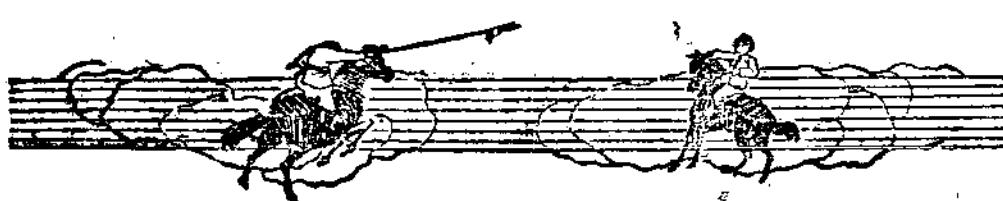


第二十六回 桃僵李代朱光明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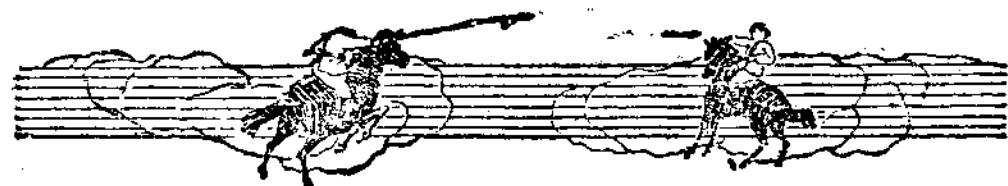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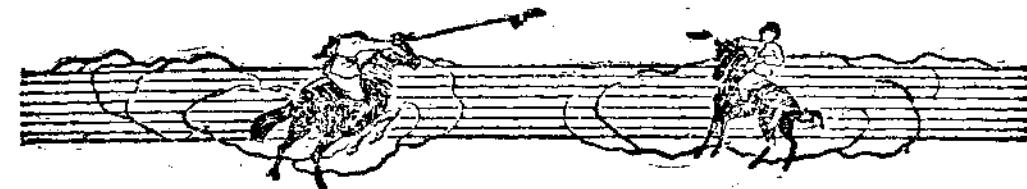
家裏人不知道我會遊到十里以外便是我自己也原沒打算跑。這們遠的坐在路旁歇憩更是偶然。何以他們就會知道特地打發人來騙我呢？第二那人帶我到這裏來的時候祇在我腿上撫摸兩下。他自己也撫摸兩下。行走起來便如乘雲駕霧。兩腿不由自主及到了廟門口。他又用手在我腿上撫摸兩下。我兩腿才回復了知覺。第三剛才這女子祇用衣袖在我手腕上輕輕一拂。我手腕就腫痛起來。並且他還說胡亂把性命丟了。不值得這幾種可疑的地方實在不像。是人力所能做得到的。唐采九是這們七顛八倒的思想始終想不出一點兒道理。來手腕痛得厲害就把那紙包藥粉用水調和敷了見效神速不到一頓飯工夫已紅退腫消如不曾受傷一樣。心裏很盼望那女子再來。唐采九受了這大創又聽了丢性命的話。對於那女子並不敢存非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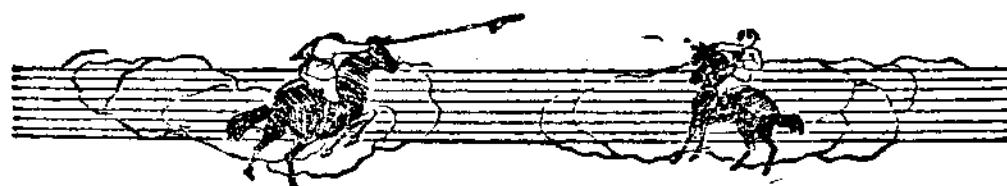
想。不。過。因。平。生。不。曾。見。過。這。們。絕。色。的。女。子。覺。得。多。見。一。次。多。飽。一。次。  
眼。福。在。這。身。被。監。禁。寂。寞。無。聊。的。時。候。能。得。這。們。一。個。女。子。時。來。周。旋。  
心。裏。自。安。慰。得。多。但。是。天。下。事。不。如。意。的。多。那。女。子。自。從。被。呼。喚。而。去。  
之。後。整。整。的。一。日。不。見。他。倩。影。再。來。飯。菜。也。沒。人。送。給。唐。采。九。吃。了。唐。  
采。九。知。道。叫。喚。也。無。用。處。祇。好。揹。着。肚。反。忍。餓。入。夜。復。沒。人。送。燈。來。餓。  
乏。了。的。人。掙。扎。不。起。惟。有。埋。頭。睡。覺。正。在。睡。得。迷。糊。的。時。候。忽。覺。有。人。  
推。醒。自。己。睜。眼。一。看。房。中。燈。光。明。亮。騙。自。己。上。山。的。那。男。子。立。在。床。跟。  
前。說。道。唐。先。生。快。起。來。送。先。生。回。去。唐。采。九。聽。得。這。話。翻。身。坐。起。來。問。  
道。貴。上。人。回。來。了。嗎。那人。道。先。生。不。用。問。就。請。動。身。罷。小。的。送。先。生。一。  
程。唐。采。九。這。時。雖。則。歡。喜。然。心。裏。總。有。些。惦。記。那。女。子。却。苦。於。說。不。出。  
口。遂。跟。着。那。人。走。到。一。間。大。廳。上。祇。見。燈。燭。輝。煌。如。白。晝。一。般。廳。下。兩。



匹極雄壯的白馬馬上馱了兩個包裹一個少年和尙英氣勃勃的立在廳中對唐采九合掌發聲如洪鐘的說道委屈了先生貧僧在此謝罪使女光明與先生有緣特教他侍奉先生回府想先生不至怪貧僧唐突荒山之中無從備辦粧匣這馬上兩個包裹就是貧僧一點兒薄意素仰先生曠達料不以使女微賤見輕和尙說到這裏廳內忽聽得女子哭泣之聲和尙即向裏面喝道此時哭何如當時不笑快出來侍奉唐先生去罷這喝聲一出裏面的哭聲即時停止了接着就見那女子低頭走出來仍一面用汗巾拭淚走到和尙跟前跪下去叩頭泣道粉身碎骨不能報答公子和尙不許他往下說連連的跺腳止住道好生侍奉唐先生就算是報答我了快去那女子起身來唐采九一時覺得事出意外竟不知應如何說法才好和尙催着上馬那男子也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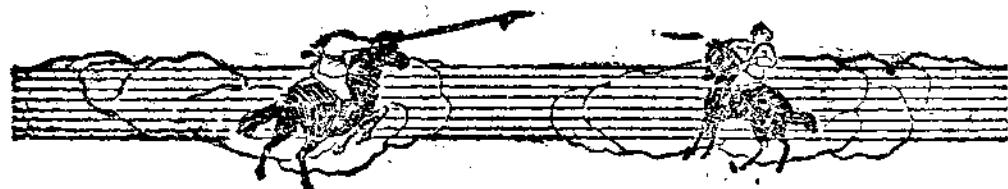
過來攏扶唐采九。是個完全的文人。沒有騎過馬。虧得那男子攏扶才得上去。那男子挽住轡頭。引着馬行走。唐采九回頭看那和尙已不在廳上了。女子倒像全不費力的一聳身便上了馬背。唐采九心裏糊糊塗塗的坐在馬背上。聽憑那男子牽着馬走。黑夜之中也不辨東西南北。但覺馬背一顛一簸的好幾次。險些栽下馬來。約莫顛簸了半個時辰。才漸漸的平穩了。唐采九忽然覺悟了。料知馬背顛簸的時候。必是從山上下來。山勢原極陡峭。因此顛簸得厲害。此時上了道路。所以平穩了。唐采九在馬上也沒和那男子說話。直走到天光明亮了。唐采九覺得馬前並沒有那男子的影兒。仔細一看。果然前後都沒有。也不知在何時。不別而去了。喜得那女子尙騎着馬。跟在馬後。借着曙色看周圍地勢。認識這地方。離桂林城還有三十多里。而這一夜鞍馬勞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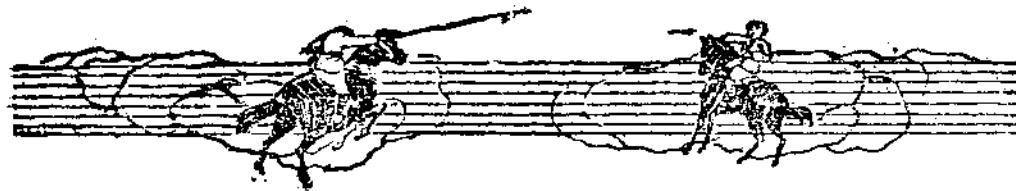
唐采九到這時已坐不穩。雕鞍了恰好見路旁有家火舖。唐采九便勒馬回頭向光明道。我已不勝鞍馬之苦了。可否請姑娘下馬在此歇息。歇息再走呢。此處離城還有三十多里道路說起來慚愧。我竟趕不上。姑娘光明也不答話翻身跳下馬來將手中韁繩往判官頭上一掛。那馬自然站住不動了。隨卽走近唐采九馬前攏住轡頭說道。請先生下馬歇息。唐采九下馬問道。那人何時回山去了。怎的也沒向我說一聲。我也好託他致謝。光明笑道。那人並不會同來。祇送出廟門就轉去了。唐采九滿腹的疑雲。甚想趁這時未到家以前。向光明問個明白。回家方好稟明父母。而昨日一晝夜又不曾飲食。正要在這火舖裏買點兒東西充饑。這時火舖已經開了大門。唐采九遂和光明同進裏面。有店夥上前招呼。唐采九道。我們是趕路的人。祇吃些兒點心便要上路。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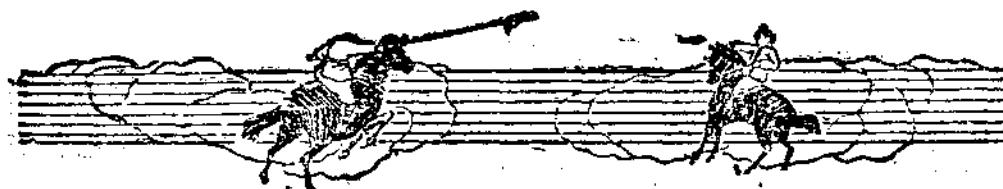
要揀一處僻靜點兒。清潔點兒的座頭。店夥答應着。引二人到裏面一間很清潔的上房。唐采九吩咐了店夥安排飯菜。卽對光明說道。我這幾日彷彿如在雲端霧裏。要說是做夢罷。情景却十分逼真。要說是真。的罷。而幾日來所經歷的事。又沒一樁不是令我索解不得的。此刻已將近到家了。便是做夢也快要醒了。昨夜旣承貴公子的情。以姑娘下配於我。我有父母在堂。雖說仁慈寬厚。不至爲我婚姻梗阻。然爲人子的禮。宜先請命。父母像這幾日的情形。我自己尙疑竇叢生。我父母聽了。必然更加恐懼。安能放心許我們成婚呢。所以我不能不在這裏請姑娘說個明白。倘其中有不能稟明父母的事。也祇得隱瞞不說才好。光明聽了。低頭思索了一會。才說道。事情顛末。連我自己也不甚明白。我祇知道我公子和小姐姓朱。公子單名一個復字。就是先生。昨夜在。



廳中會見的那個和尚小姐。名惡紫，年紀比我小一歲。半今年十八歲了。我五歲時被親生父母賣到朱家就陪伴小姐讀書玩耍。十歲上隨小姐在五華水月庵出家了。因師傅傳我和小姐的道術。胡舜華小姐和我家公子有姻緣之分的也拜在了因師傅門下。我三人一同學道。直到去年臘月我師傅圓寂了。智遠師傅帶着公子到水月庵來說我。們都得下山將各人的俗緣了盡。我們就搬到這山裏來。這山本是我家公子從智遠師傅修道之所廟址建自明朝爲洪真人廟。這回請先生上山原是智遠師傅在今年正月交給公子一個錦囊囑咐公子在清明日開看那個下山請先生的男子名叫來順。十年前就在朱家當差。我和小姐到水月庵出家的時候不知怎麼不見了。直到今年二月間公子忽然帶了他上山說來順在長街行乞背上插着來順尋覓小。



主人朱復的標子已行乞好幾年了。公子聽得某某地方有義僕來順乞食。尋主的話有意到處打聽。這日遇着了。即帶回山來。清明日公子打開智遠師傅給的錦囊。一看。即教來順帶了兩道甲馬符來迎接。先生本來智遠師傅的諭旨說以小姐許配先生的來順下山不久。公子忽接了同道自雲南寄來的信。要公子立刻動身雲南去。爲的是公子有個不共戴天的大仇人。公子幾番去報仇。都不能得手。這回機緣很巧。仇人到了雲南。下手容易。公子不肯因婚姻小事失了大仇。所以不待先生上山。祇吩咐舜華小姐和我等先生來了好生款待。留在山上。他回山再行議。親公子動身時約了遲。則三日快。則兩日便回的。及至去了三日。不見回來。舜華小姐和我家小姐都放心不下。因來順帶有智遠師傅給的甲馬符。就要他去探聽消息來。順走後。沒人送飯菜給。



先生。舜華小姐祇得教我來送。沒想到先生使出輕薄樣子來。伸手拉我的衣袖。我當時回說自重些。這是甚麼所在。敢無禮。後來我又送藥粉給先生。敷手腕。先生跪在我跟前說話。誰知都被我家小姐知道了。舜華小姐立時叫我進去。責我怎的。這們沒規矩。我說不敢有沒規矩的行爲。舜華小姐怒道。面生男子。伸手拉你的衣袖。你怎的回答。這是甚麼所在的話。照你這話說來。幸虧這所在有我和你小姐才不敢無禮。若不是這所在你不公然敢行無禮嗎。你衣袖拂傷人手腕如何。不稟知你小姐和我竟敢私給藥粉。你還想狡賴。不是沒規矩嗎。當下責罵得我沒話回答。不由得又羞又忿。就睡在床上哭了一整日。昨夜公子帶來順回山。舜華小姐把這事和公子說了。公子與我家小姐商量。小姐矢志修煉終身。不肯嫁人。並說唐某既歡喜光明。即是與光明有。

緣就在今夜打發光明與唐某下山去成就他二人的終身大事。公子素來是不敢違背我家小姐言語的所以立時送先生上路。光明正說到這裏陡聽得外面一陣喧囂許多人爭着叫哎呀不得了打死人了。啊唐采九文人胆小嚇得立起身張皇失措的樣子光明連說不要緊。不知外面喧囂的甚麼事。甚麼人打死了甚麼人。且待下回再寫。

冰廬主人評曰此回寫唐采九因遊春而被騙受困深山之中。忽而見一女子忽而來一和尙。疑鬼疑神。不特唐采九迷離惝恍。閱者至此。又安能知其卽爲朱復光明耶。天外奇峯突然插入。非具有大智慧大筆力不能辦此。

光明雖爲使女而夙根基深。固非路柳牆花可比。言語失檢。傷臂送藥。皆偶然間事耳。不謂却因此成就好姻緣。便宜了唐采九矣。

# 烏鵲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鵲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種德園監製各種國貨良藥

農商部發給一等獎章



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集

(價)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角單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橘紅半夏露此露專治諸般新久咳嗽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體獨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各

藥房種德自然收善果漫云淨利

在商場江頭人選

一無二之聖藥也

○著名良藥化痰止咳

○止咳嗽新久寒熱均

○止咳嗽新久寒熱均

○見藥痰火茶涎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止咳嗽新久寒熱均

○橘紅半夏露此露專治諸般新久咳嗽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體獨

○玉神茶涎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止咳嗽新久寒熱均

○火燙傷刀傷疔瘻溼毒無名腫毒大

○湯火燙傷刀傷疔瘻溼毒無名腫毒大

○應如意油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出門

○萬一小角二角一角五分函購即寄藥目過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一〇六號

# 地蘭白牌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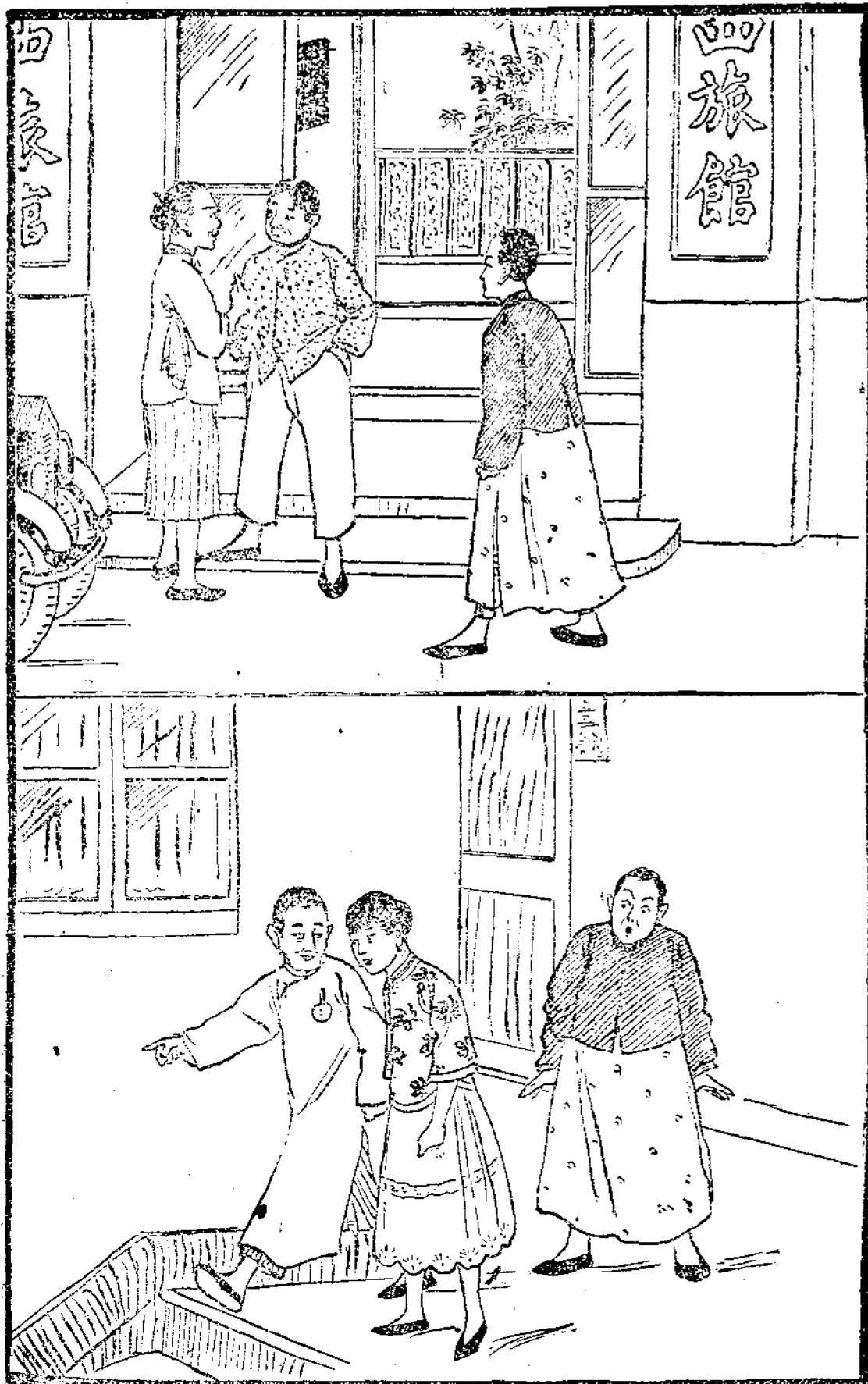
理經行洋利吉海上

各洋酒食店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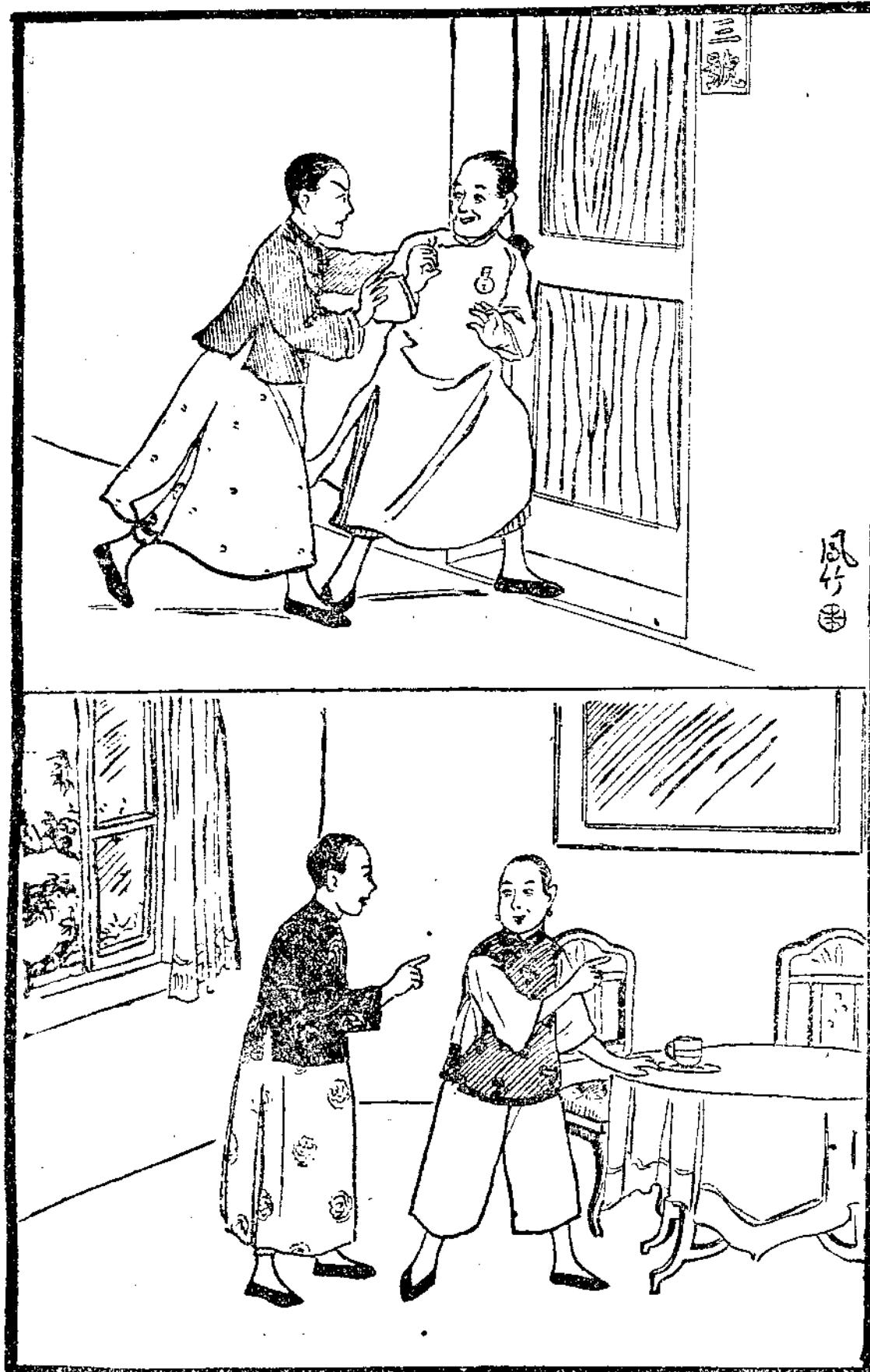


四旅館

第七十二回 急性人偏逢慢性事



第七十二回 貪財女難覓擁財郎



# 新 歎 浦 潮

海上說夢人著

## 第七十二回 急性人偏逢慢性事 貪財女難免擁財郎

話說這外國人從前當過包探。又會因事斥革。本來是個外國流氓。不容易惹的。所以能爲他們賭場中保鏢。仲渠對於別人的賭錢可賴。想賴他的錢。談何容易。昨兒已經問他討過了一次。仲渠推頭身邊錢不曾帶。約他明天到家裏去拿。原來仲渠家裏外國人也認得的。但他約雖約了。這一千五百塊錢。造幣廠裏還沒有過爐。印鑄局中也不會鑄版。就是切蘿蔔片。這一筆買蘿蔔的錢。也不知在誰人袋裏呢。所以仲渠萬分焦灼。趕到查老七公館裏。回報不在家中。適間他從西歐旅館打來電話。不知可在那裏否。仲渠聞說。又一部車趕到西歐旅館。見老七

的汽車停在旅館門首。汽車夫阿二正同着個娘姨打扮的女人在那裏說笑。仲渠問他東家可在裏面。阿一心不在焉。聽而不聞。仲渠再問。他方纔聽得點點頭。說在裏面呢。仲渠見此情形。不由一肚子惹氣。口內不言。心中暗想。老七窮已窮到這般地步。還要留這部汽車裝什麼幌子。惹汽車夫這樣歪邪。連主人的晦頭也被他鈍光了。一面進了西歐旅館。上電梯直到老七開房間的這層樓上。原來老七開房間素來守祕密。水牌上不寫真名字。惟他一班知己朋友方能曉得。局外人來找他。就使他本人在房間裏。西嶽也不肯直接引導進見。必須先開別個房間讓其人坐了。再設法令老七先照一照來者的相。然後始定接見與否。這是老七的細心處。不過若然來者是個女人。那就用不着這番手續了。仲渠雖非女人。因為他是老七一黨。所以也能夠自由出入。別無留難。現在直闖老七的房間。正要開門。一個西嶽警見對他只顧搖手。仲渠倒呆了一呆。問他做什麼。可

是人不在裏面嗎。西崽只對他笑。並不做聲。仲渠見了大疑。問他究竟是什麼回事。現在不是開頑笑的時候。人家有天大的大事呢。不意西崽笑容不改。反叫他姚先生。你聲音發低些。別嚇壞了人家。可是了不得的。旁邊還有兩個出店聽他這般講。都跟着笑了。仲渠可更墮入五里霧中。不明白他的意思。只得低聲問他。究竟裏面有人沒人。或者他現在打中覺睡着了。請你告訴我一個端的。因爲我有關係重要的緊急事。同他當面講。如其睡着了。也要喚他起來。如其出去了。你可知道他往那裏去的。我也要馬上找他講話去呢。西崽仍帶笑說。人是在房間裏。睡着不睡着我們也不知道。不過他在先吩咐過我們。無論什麼人。不許踏進他房間裏去的。仲渠勃然大怒。說放屁。他又不是皇帝。人家有要緊事情怎說不能夠進去見他。我偏要闖一闖他的皇宮。說時又要開門。西崽見了大爲着慌。趕過來搶住他的門鈕。說姚先生。你萬萬進去不得。進去了一定要觸煤頭的。告訴

你查老爺不是一個人在裏面。還有別個人呢。仲渠聽說不由縮手。問西崽裏面到底是怎样的人。爲什麼進去不得。你不說我仍舊要闖進去的。西崽無奈。叫他姚先生。不是我不肯說。實在是查老爺教我不可說的。既如此。我告訴你罷。那人和查老爺同來。是個人家人打扮的女人。年紀還輕得很。面貌也很生的。進來之後。查老爺就命我們叫兩客大菜來吃了。我們收盆子的時候。查老爺私下吩咐我。若有人來找他。一概回報不在。不許走進他房間裏去。就是我們自己。不聽見他。也不准入內。因爲你姚先生不比得外人。所以我們不敢欺你。現在他們在裏面。鈴還不會。掀過。我們沒進去。也不曉得他是睡着還是醒着。你姚先生偷若闖了進去。豈不累我們受責。所以我想請你還是隔壁房間中等一陣子。待他掀電鈴。我們進去看過他有工夫沒工夫。然後再請你進去會他。豈不兩便。仲渠聽了。氣得幾乎發昏。心想人家被他害到這般地步。他倒還有工夫在這裏作樂。

便是他自己。自己眼前也並不好過。難爲他還如此。疎散實在令人不可思議。不過照西崽這般說。自己闖了進去。也有不妥。只得權捺下一肚子火性。隨他到隔壁空房間裏坐了。心中急得比油煎還要難受。因爲外國人約他今夜拿錢。現在已經三點多了。外國人時候是很早的。說明晚上至遲七點鐘也許要到他家來。兩間相去不過三個多鐘頭的事。照現在老七這種大夢不覺的情形。不知要什麼時候方醒。也許他睡到七點鐘還不歛鈴。自己的工夫豈不被他耽誤了。或者他一醒馬上就有錢拿的還好。萬一他也無法可施。自己又無別處可以調頭。就使有地方可以調頭。時候緊迫了。也那裏來得及呢。所以眼看着鐘頭一分一分的過去。心裏也一分難過一分恨起來時。真的要闖進老七房間裏去。拖起他來打一頓。還出不了心頭之氣呢。這樣差不多呆等了半個多鐘頭。仲渠那裏再耐得住。只得歛鈴喚西崽進來。問他那邊喚過你沒有。西崽回言尙未。仲渠皺皺眉頭。問

西崽。你說在他房間裏那個女人。究竟是怎樣的打扮光景。也是堂子中人罷。西崽搖頭說。決計不是的。堂子中人那能逃得過我們的眼光。此人看模樣頗像是好人家的少奶奶而且插戴也很好的金鑄鑽也有不少年紀又輕居然被查老爺搭到這裏。我們都在這裏佩服他本領大呢。仲渠不住搖頭說。這種行爲那裏算得本領。只好當他造孽罷。正言時外面電鈴大振。西崽說。讓我去看看。也許是查老爺在那裏呼喚了。說着奔了出去。仲渠跟他到外面。一問果然是老七房間裏掛鈴。便教西崽通報一聲。說我在這裏有事要見他。西崽答應曉得。看他推開老七房間的門進去了。隔了一會。西崽出來。仲渠問他我可以進去嗎。西崽笑說。查老爺請你再等一刻。因爲他那位女客人就要走的。適間喚我。就是命我關照汽車夫送他呢。仲渠聽了咬牙切齒痛恨老七窮得和我差不多還要搭這般臭架子。早知如此懊悔當初幫他忙的不然自己倒有日子過了。現在弄得兩敗。

俱傷思想起來。真的血也噴得出咧。此時又聽得老七房間門鈕聲響。走出個花枝招展的人來。出房門看見外面人多。不由面泛桃花。低垂粉頸。急行幾步。走過了他們的站處。西崽慌忙指引他一同下電梯。關照汽車夫阿二送那女的去訖。回到樓上。看見仲渠還站在房門口呆呆發楞。不由笑喚姚先生。你爲何還不進去。現在查老爺一個在房裏呢。仲渠經他這一聲喚。方把三魂六魄喚回身上。原來他一看見那女的。倒還罷了。利害不過是他耳朵上的金鑄鑽環子。手指上的金鑄鑽戒。指在他眼前一亮。至於那女的面貌。他可始終沒看清楚。不過有了這幾樣亮的東西。其人不齊整也一定齊整了。仲渠就想到查老七怎有這般好福氣。動不動就有這種閨女人來遷就他。自己情願倒轉身去遷就別人。可憐尋了一世。也沒有尋着這樣一個戶頭。不看見別人如此。倒還想不着。現在觸目驚心。祇覺肚裏一陣難受。他自己約着外國人還錢。這樁火燒到眉毛跟前的事。倒忘

懷了。祇覺迷迷糊糊。一個人呆立在當地。不知轉的什麼念頭。被西嵒喚他。方纔明白。笑了一笑。說你送他上汽車了沒有。西嵒點點頭。仲渠又問。你可曉得汽車送他往那裏去。西嵒回言不知。仲渠頗覺惱惱。電鈴又震。乃是老七喚西嵒請仲渠進去。仲渠到房裏。看見老七連長袍都不會穿。靠在沙法上。對仲渠點點頭。說你等了我一陣。實在對不住。仲渠見他這種四肢無力的樣兒。心裏大不耐用。冷冷的答道。我來驚吵了你也。抱歉得很。老七笑說。你別講這些話。此人是我朋友的隣舍。我請他來商量做押款的。並無別樣關係。請你休得胡猜亂道。罷。仲渠那肯相信。只是冷笑不言。因他素來曉得老七的一張嘴最壞。不過女人規規矩矩。同他講了一句話。他尙且喜歡在人前自誇爲他的老相好。現在說得太乾淨了。所以再也相信不得他。至於此女的來歷。仲渠雖不知道。諸君看過前書。或者已猜出一二。原來就是李少奶奶。查老七當他王家奶奶的便是。當老七賭博狂。

熱的時候。固然沒工夫前去看他。後來家私輸光了。身子也彷彿空閑一點。加以仲渠那邊的計劃又遭失敗。他覺得百無聊賴。還是同一班女人陶情作樂的有趣。不由又想到王家奶奶那段事來。想三小姐曾來看過他一回。自己答應他房錢照付的。不去也是空丟房租。雖然王家奶奶還要他二百塊錢一個月。這筆錢他倒不在心上。因為他窮雖窮。那開房間嫖女人的錢。素來打不到算盤上的。這句話並非作者矯枉過正。大概上海一班拖動千動萬債的人。那小零小碎百十塊錢的用場都鬆得什麼似的。以為橫豎債拖得大了小頭緊下來也不濟事。沒想到積少成多。小的省省也可以彌補大的。這種念頭誰也思量不到。何況老七本是個爛污朋友。湯裏來水裏去。吃慣了口。用慣了手。以為女人面上花費幾個錢。是免不來的開消呢。所以他這一天丟開心事。去訪尋三小姐。想教他約王家奶奶到來相會。皆因他始終沒曉得三小姐和他意中的王家奶奶本住在一家。

呢。可巧這一天三小姐同李少奶奶兩個出外買東西去了。老七便丢信給他家娘姨。教他告訴三小姐自己明兒飯前就要來的。請他約王家奶奶早來。到此吃飯。並託他代燒幾隻小菜。這娘姨就是從前被老七搔過手底心的。已略曉他們內裏情形。故沒將主人的鬼戲戳穿。唯唯答應着送他出來。到晚李少奶奶回家。娘姨悄將這件事告訴他聽了。李少奶奶吃一大驚。你道娘姨告訴李少奶奶說話。因何要用一個悄字。李少奶奶聽了。又何以吃驚。內中另有一段隱情。做書的一枝筆說不了一兩處話。前書未有交代。此刻不得不補敘一筆。原來三小姐自往查老七公館中去了一次回來之後。連等數天。不見老七到來。他可沒曉得老七的內情。當他不歡喜李少奶奶了。那天對他講的話。一定是敷衍之辭。兼之李少奶奶又天天怨命。口中時時說長道短。彷彿上了什麼人的當。擔誤他青春似的。三小姐究竟同他住在一起。況且查老七又是自己替他倆介紹的。聽了終覺得於心不安。所以沒

法想了。只得將自己的一個朋友轉薦給李少奶奶。以補自己之過。而慰李少奶奶之情。這可是三小姐大大的情面了。其實他也一舉兩得。因爲這朋友從前果曾對於三小姐方面大有補助。近來却因經濟不給。補助兩字休得提起。甚致還要沾光。二二三小姐舊情難却。因此也不便得罪於他。此刻將他推給了李少奶奶。何異自己脫却件溼布衫。然而他做這件事倒也並不是居心要移禍於李少奶奶的。皆爲此人家裏當真大有財產。不過現在被他老子霸住着。搬不出來罷了。只消他老子的一死。後來就大有希望。所以三小姐預先也將這句話對李少奶奶申明過了。免得將來又要抱怨。並且約那人同李少奶奶會了一次面。李少奶奶看那人還乾乾淨淨。又聽三小姐說他家裏有產業。這是李少奶奶所最聽得進的。因爲他嫁了李繼宗。別的並無不好。就恨他家裏沒產業。根基不固。經不起風浪。以致弄得如此一敗塗地。所以他立意今生今世不相與男人。則已。若相與男人或者竟揀年

紀大的老頭子可以大大的刮他們些現錢不然年紀輕的人可要個大有家私的這種人自己就換個姓跟了他也未爲不可致於沒根底的人他可再也不敢請教的了所以獨處至今還未得稱心合意的朋友三小姐知道他的志願故將這人舉薦於他當然是投了李少奶奶的好咧不過說了半天此人的姓名還未宣布看官們豈不納悶其實也是諸君的舊友錢堯光不是和我所叙這人的資格一般無二嗎他初次與三小姐相會乃在一個極不名譽的地方上海人所謂鹹肉莊的便是那時三小姐外間幫他忙的朋友還沒眼前般多境況也極其困苦堯光將老子那裏偷來的金磅送與他作爲相見之禮三小姐可不知這是賊贓得蒙他雪中送炭心裏感激得什麼似的後來堯光因被狗頭軍師王六撤他爛污弄得不名一錢回家一時跑不出來三小姐倒時常記掛於他久而久之堯光家裏約束漸寬他也得順手牽羊帶點兒東西出來消化消化其時王六已不

知所往。當他小開的戶頭倒沒有了。堯光除却燕子窠裏香幾筒福壽膏之外。和三小姐盤桓的時候倒也不少。講堯光這種人家裏弄錢雖然煩難。一旦錢到了他自己手中。用起來可比什麼人還闊。上海灘上一班小開。大概如此。也不止堯光一個。三小姐那個時候。大約也用着堯光好些銅錢。不過家裏偷偷摸摸。究竟派不得一樁正式用場。有一陣堯光竟不名一文。連燕子窠裏的開消都要向三小姐調頭。幸虧三小姐此時已有了長包的朋友。手頭已不比從前。兼之自己也得過堯光的好處。一則舊情難却。二來曉得堯光家裏不是沒家私的。將來老的一死。全份財產都落他一人掌握。自己和他患難之交。半生的吃着。難道還愁靠不住嗎。爲此之故。有求必應。接濟他也非止一朝了。但是等來等去。堯光的老子偏不肯死。這一位未來的富翁。還依然故我。三塊五塊一塊兩塊的。常向三小姐通商。借了去也永沒還的日子。三小姐可有些兒不耐煩了。心想照這樣。他老子

永遠不死。教我那裏等得及。而且他慾壑難填。就令我放遠鶴也沒這般長線。打算他再開口時。拒絕他的。又似乎用了這許多時心思。一旦破臉。萬一他老子馬上就死。豈非全功盡棄。未免太可惜了。倘若仍舊答應他呢。又只怕還和眼前一樣。等不及他老子死。我倒先要盼望殺了。心中上不上下不下。那裏決得定主意。其時恰值李少奶奶日夜唧咕上了查老七的當。空守了這些日子。三小姐忽然心頭一亮。暗想我何不將堯光薦給了他。這樣自己和堯光仍可算得斷而不斷。將來他有遺產到手。不能說沒我的份。眼前他再要問我調頭。恐怕也開不出這張口了。至於李少奶奶方面。答應他或者拒絕他。堯光抱怨。也決決怨不到我一面咧。他這主意果然兩面顧着。三全其美。對堯光李少奶奶說了。都無異議。於是求凰求鳳。各得其所。堯光在外時候玩得晚了。就宿在李少奶奶家。這還是一禮拜不到的事。今兒恰巧堯光也在這裏。所以娘姨不能不悄悄告訴李少奶奶。李少奶奶聽了。所

以吃驚者。皆爲堯光的脾氣很壞。歡喜睡晏覺。不到過午一兩點鐘不肯起來。查老七約午前就來看他。並且說要到他這裏來吃中飯。這樁事那裏做得到呢。李少奶奶無計可施。只得奔到亭子房間中來找尋三小姐設法。三小姐也防不到查老七死灰復燃。忽然又想到要來這裏約會李少奶奶。他滿心以爲老七對於李少奶奶的熱度過去了。此人是個有名過河拔橋的專家。一走之後。決不再來。所以纔替堯光兩個人拉攏。那料到現在冷火裏忽然爆出熱栗子。老七要來。堯光又約定今夜住在這裏。萬一兩方面碰了頭如何解決。這是一樁難題。最好能教堯光早一刻起來。哄他跑了。那倒是個萬全之策。然而堯光睡在牀上。要他早起。拖也拖他不出。休說哄了。兩個人計無所出。那不解事的堯光又同鄉下夫妻寸步不離似的。追蹤李少奶奶進來。以致他兩人的會議也未得結果而罷。後來雖然搆着了幾句鬼。但是急促之間。那裏商量得出主意。三小姐教李少奶奶看事行事。

能夠早一陣喚他起來。他家裏坐不住。一定要跑出去吃飯。老七來時。就沒有障礙了。此刻愁慮也是枉然的。李少奶奶自己也無法想。只得依他之教。姑且熬過一宵。到了第二天。果然不出他們所料。堯光睡在床上。再也喚不起來。日光差不多要當頂了。李少奶奶看時候緊迫。正打算用點兒氣力。拖起堯光。不意一陣叩門聲響。查老七倒先來了。那時就拖也來不及。李少奶奶心中這一急。還有人形容得出嗎。不知李少奶奶怎樣把兩方面敷衍過去。且待下回分解。

百輔盈門宜爾室家夫婦好合爲倫之始詩所稱和樂且耽者也爲夫者當愛及其妻室爲妻者當顧及其夫君互相恩愛有鸞鳳和鳴之樂韋廉士紅色清導丸能使夫婦康健快樂百病莫侵因此丸能

# 紅色清導丸



## 燕爾新婚者之忠告

丸於家中以防不時之需如尊處無從購買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

治大便祕結肝經失調等患故也倘或閣下與尊夫人有腸胃不舒等症清導丸一經試服能令逐日大便有適序身體清健爽不調適立痛疾病頭痛或痔症人之功力對於老年丸少異也閣下宜購一瓶紅色清導

韋廉士紅色清導丸

PINKEWINK



## 投稿簡章

-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總	印	印	發	理	編	輯	主	嚴
分	刷	刷	行	事	編	輯	行	施
發	刷	者	所	編	輯			獨
行	所			者				濟
								書
								界
								北
								江
								鶴

▲  
價  
目▼

全	半	零	購
年	年	每	每
五	十	五	册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	實售一角	每册郵費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日本一分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各策大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來乎

承印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書籍傳單·廣告·月份牌·股  
票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  
單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號中市 號四海上